

孽种

(中篇小说)

陆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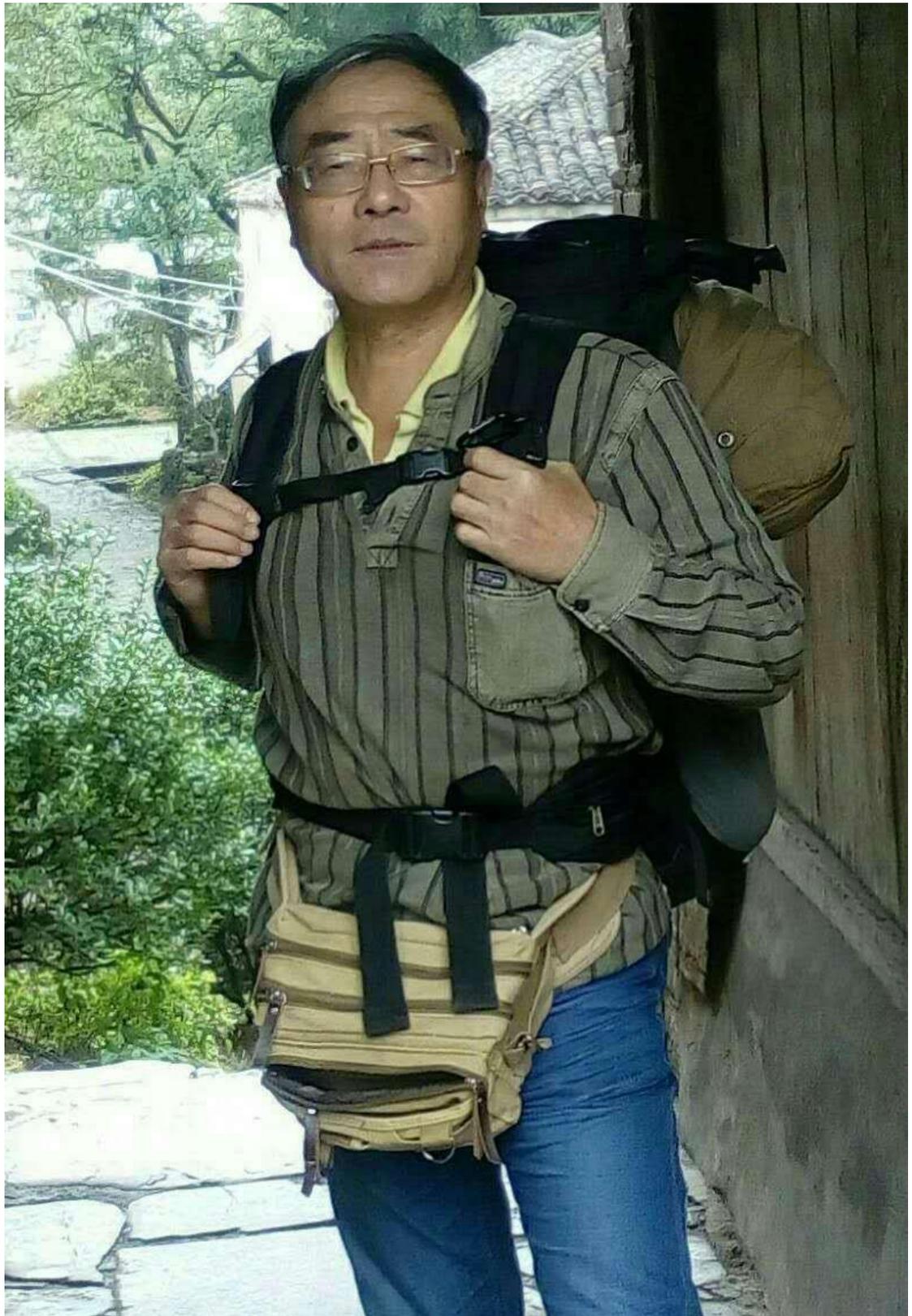
(独家授权独立中文笔会网站下载)
(<http://www.chinesepen.org>)

作者简介

笔名陆文，曾用名江苏陆文、竹园荒田，江苏常熟人，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，1950年出生，1968年插队，1979年回城，1987年获江苏省自学考试中文文凭，随后开始写作。著有小说集《桃花源消亡记》，代表作《梦莲》、《细麻绳》、《肾盂肾炎》，作品散见于《钟山》、《漓江》、《东方文化周刊》、《雨花》、世纪沙龙、关天茶舍等。博讯新闻网《独立笔会》栏目有“陆文文集”专栏。本小说定稿置放于独立中文笔会网站，供读者下载。

手机：13962378813（可搜索微信）

陆文文集网址：<http://boxun.com/hero/luwen>





吕家村离塘市镇一里路，站在村头龙泾河边能看到镇尾的摸奶桥，按理吃支烟功夫就到了，苦兰走这段路花了半个钟头。她佝偻着背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佝偻，倒不是脊柱有啥毛病，而是自以为胸大，挺直腰板显得更大，才不自觉的弯下腰。其实没有她以为的那么大，当然也不能说扁平。一瘸一拐，也不是由于肚饿而腿软，而是连日下田插秧，两腿中了“粪毒”。症状：脚趾间烂了，脚背小腿皮肉肿胀，臭烘烘的，化脓，伤口处血水还跟着脓水流出来。走路钻心痛，哪儿能下水田干活。

七月底太阳热辣辣的，社员在路边的热水田里弯着腰蒔后季稻秧。苦兰戴着大草帽低头走路，不敢正视乡里乡亲，生怕说她娇生惯养逃避农活，不过还是看见了泛着泡沫发黄的稻田水。稻田水由多种物质组成：河泥、猪窠灰、塘草泥，还有氨水、人粪尿，以及残留的乐果六六粉。蒔秧时，有一次她还看到肚皮朝天的黄鳝。兰兰，养好伤，再回队，不急。听见老队长的嘱咐，苦兰点点头，心里一阵温暖，想起插队回乡时她娘所说的，有事找他。他以前是吕先生的长工，我是丫头，算自家人，于是朝挑秧苗的说，脚不烂，马上回队，炳叔。

到轮船码头，挂钟中午 12 点半，离开船还有 1 小时。时间充裕，苦兰去了馄饨店，秤了 2 两米，付了 8 分钱，吃了 2 两大馄饨。待回到候船室，里面依

然空空荡荡，十多位老弱妇幼在拉家常，偶见两三个青壮年。

布鞋里粘糊糊的，身上大汗淋漓，去了水栈，用毛巾伸进的确良白衬衫里面擦了肚皮与后腰，想解开胸罩擦一下，担心有人看见才作罢。随后洗了脚背小腿上的脓水，紫药水也洗掉了，有点惋惜。脚板肿得很，穿不进布鞋，穿塑料鞋走路。

轮船慢吞吞的航行，停了好几个码头，上船的乘客无精打采的，不说话，船舱里的气氛十分沉闷。太阳掉在隅山顶上时，苦兰从珠草浜轮船码头上岸。走得慢，生怕影响人家走路，靠着墙根走，有时不得不绕过装卸工卸在路边的木材钢筋、黄沙石子。一个卖棒冰的流动小贩还差点把她撞了。

近南门坛上，一脚踏车挡住去路，另一辆停在她身后。前面一辆乃凤凰牌，28寸载重车，五成新。车主穿军装，身体肥胖，腿短，大鼻头，嘴唇有疤痕，叼着烟。边停车，边问：哪里的？农忙不干活，倒流回城？说完，掀掉苦兰头上的大草帽，扔在地上，并用四只手指头托起她的下巴，板着脸，说了声“拉三”（女流氓）。草帽绳勒痛了苦兰的颈皮，她脸色发白，眼睛一下子眯成缝。细声细气说，脚烂了，不能下水田，请假回家治病。不敢正视穿军装的，只是盯住地上的大草帽，想捡不敢捡。走，到里面说清楚。同伙帮腔。同伙穿的是圆领白汗衫，胸口佩毛主席像章，腰间挂着红袖套，上面印有三个行楷黄字——县工纠。大热的天，脚下穿的却是老K皮

鞋，年龄跟穿军装的差不多，35 岁的样子。苦兰没顶嘴，“噢噢”跟着他俩走。

上山下乡运动期间，县工人纠察队队员巡逻时碰到插队青年，不管男女，只要农忙倒流回城，或者穿小裤脚管、大裤脚管、李玉和铁道衫、白跑鞋、尖头皮鞋、白底黑布面塑料松紧鞋，穿夹拖，肩挂马桶包，大包头、米拉式发型、吹口哨、跟女人搭讪……都可以由着性儿押解总部审查，叫他（她）们抱着头跟在自行车后面跑。人多了，当肉串，手臂扎了绳子，一连串的跟在自行车后面，像游街，常引得路人驻足远观。

脚烂了，走得慢，苦兰没法跟在车屁股后面跑，穿白汗衫的耐不住，骑着车先走了。穿军装的叫苦兰坐自行车后座，打算让她搭车骑往县工纠队部。这显然打破常规，有点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样子。苦兰不领情，闷声不响，不跟他说话，心里惴惴不安，惦念着扔在地上的大草帽。

同伙走后，穿军装的解了上衣两粒纽扣，和颜悦色说：进去说清楚就是了，例行公事，没啥大不了。上面有指示，农忙插青回城，坚决打击，看见都要盘问，没办法。说着说着，他推着脚踏车跟苦兰并肩一起走，仿佛谈恋爱荡马路。

到西门大街的县工人纠察队总部，吃晚饭辰光，里面静悄悄的没什么人，门卫闭目养神。大门上面的标语是：深入开展“一打三反”运动，揪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！

此地原是海虞县委大院，里面宽敞，林木扶疏，房间众多，可能以前是大户人家的豪宅，进行了扩展。文革时期，县委瘫痪，走资派进了牛棚。两派大联合时，支左部队成立军管会，统治海虞县，空下的房子由县工纠驻扎，社会秩序由他们帮警察维持。

跟门卫打了招呼，停好脚踏车，将苦兰带进一间红漆地板房。路过两间房门上锁的房间，里面一片响，其中夹杂敲饭碗的声音：只有死罪，没有饿罪！我要吃饭！人民政府勿饿杀人！冤枉……

红漆地板房长方形，进深六米多，宽四米，门对面是四扇红漆玻璃窗，玻璃上有彩色花纹。窗外长着广玉兰，郁郁葱葱的。墙的两面分别贴着标语：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和“让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吧”。里面空荡荡的，光线幽暗。穿军装的上了门插销，苦兰心里发慌，又一阵腿软。

满头大汗，用袖管擦了汗，解开上衣的全部纽扣，露出里面的白汗衫，在办公桌后的木靠背椅上坐下，他指着桌前的木条凳叫她坐。苦兰衬衫湿透了，额骨流着汗，低着头坐下。他点燃一支烟，拿出纸张

与钢笔，按惯例问了姓名年龄成份婚姻状况与住址。苦兰照实说：刘苦兰，23岁，职员，未婚，家住四丈湾53号，回乡青年，现在塘市公社红星三队务农，老家名叫吕家村。报刘苦兰时，穿军装的笑了，说，我以为叫刘胡兰，进了县工纠没一个是刘胡兰的，不会让你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，墙角落的白腊棍细麻绳不是吃素的，不服帖，打耳光，剪头发。长在红旗下，泡在甜水里，你有啥苦，居然叫刘苦兰！苦兰很庆幸，因为没问父亲的去向。报成份时有点心虚，明明父母开米行，雇伙计，据实报该是小业主，而不是职员。娘不让她这么说，说米行是吕先生的，你爸不过帮他经营罢了。

现在看态度，态度好，马上回家吃晚饭。态度不好，在这儿住几天，吃二三三（早饭二两，中晚饭各三两），同牢的犯人对您动手动脚耍流氓，不管。隔几天遣送回乡。你在这儿签个字，作算认错，马上释放。

苦兰站起身走近办公桌准备签字。突然，穿军装的一把抓住她的左手，嘴唇似乎在翕动，样子想说什么话，但没有说出口。嘴唇上的疤痕在小胡子里跳动。苦兰看到他的黄板牙，两只眼睛亦闪闪发光。

记忆深处，有三位男性曾经握过她的手。上高一时，某日中午时分，曾被英语教师叫进办公室，谈话之时，徐老师握了她的手。挺柔情，缠绵，蛮克制，须臾便松开了。徐老师是宜兴人，离妻别子在海虞中学教书。他递给苦兰五元钱，说，这学期欠的五元学费去交了。你爸没了，我明白去哪里了，我爷也被镇

压了；另外一次，文革大串联去南京，坐的是夜火车，在黑暗的货车车厢里，一个异地男生握了她的手，至少握了两站路，心怦怦跳，没拒绝，手心出了汗；第三次，插队第二年，也就是去年，1969年的冬天，某个晚上她跟炳叔去外大队看露天电影，回家过沟渠时，炳叔捏住她的手，随后放开了。走大路时，他又握住她的手，握了很长时间，苦兰没推开。给她的感觉，好比父亲护着她走夜路。炳叔说晚上睡觉，把门窗关好，检查床底，当心沙四龙。

炳叔所说的沙四龙是指队里的吕阿四，大名吕金根，蛮会偷鸡摸狗，偷柴偷糠偷麸皮，还会到隔壁大队偷生蛋的老母鸡。当然，这不算什么，红星大队，缺吃少穿的，都有顺手牵羊的习惯，大队干部也不当回事。苦兰的娘甚至说那儿的人不是强盗便是贼。金根有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，排行第四，一个哥哥入赘招女婿，姐姐在等待出嫁。他在大队宣传队扮演《沙家浜》中的沙四龙，不按戏路走，插科打诨，弄得沙奶奶张口结舌，演得活灵活现，台下一片叫好，由此得名。

苦兰挣脱了大手。他没恼火，低声说，吃得消顶墙头扁担绑，打 50 记白腊棍不讨饶，就放你。敢自杀就放你。去年有个反革命用竹筷捣喉咙，就此了结，你敢吗？不敢，不给，休想走出这房间。苦兰听不懂他说的给是什么意思，想想也没啥东西可以给，不过她嗅到了危险，要紧往门口走。穿军装的拦住她去路，抱住，并将嘴唇贴到脸上。一股浓烈的烟草味，熏得发昏。想推开他，浑身无力。把她摔倒在木地板上，一只手不停地轮番揉搓双乳，另一只手对付

抵挡。想挣扎，躯体压在身上，动弹不得，顶多两只手空中挥舞，两只脚乱踢室内空气，塑料鞋亦踢飞。又想解衬衣纽扣，苦兰朝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。说是一口，其实不过是唾沫星子，苦兰口渴，哪儿有多余的口水。待喊救命时，被捂住嘴巴。僵持片刻，踢蹬了几下，不动弹了。事实上由于紧张恐惧昏迷片刻。穿军装的趁机剥掉她的灰涤长裤和蓝印花布内裤。

不过十多秒，激流喷涌而出，其中一颗精子顺着水势泻进苦兰肚腹。它以百米冲刺速度没命狂奔，急急的摇动尾巴，一是增加速度，二是端正航向，三是给它的竞争者设置路障，根本不管众精子哭爹叫娘。它明白这是难得的出生机会，知道穿军装的憋不住，已有一个月没去乡下探望老婆，也知道再过几天，它可能成为遗精的受害者。它要把握这机会，既然不愿呆在黑暗的虚无之中。待接近输卵管，发现它的另一半时，有一颗精子捷足先登，试图登堂入室。于是顶了那精子的尾巴，顶得头昏脑胀，尾巴也跟着摇晃不停。怀疑自己某个部位受了伤。对方坏了船舵晕头转向，一头撞在卵子膜外，样子像昏了过去。于是它趁此机会溜进微微张开的卵子内膜。卵子对远道而来的这位客人情有独钟，大概当它是失散多年的兄长，赶忙关闭隙缝，并分泌粘液封住缝口，随后发酵似的膨胀，快速增厚它的内膜。喘息之时，此精子仿佛听到众兄弟垂死的哭喊，它相信纵有千般泪水亦哭不垮铁桶般的卵子内膜，也相信顶多 72 小时，卵子膜外尸骨累累，堆积如山，那都是众兄弟的尸骨，这是不是人间所谓的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？

离开县工纠，苦兰神思恍惚忘了拿黄书包，还是穿军装的套在她脖子上的，边套边问：“扼开心？”（开心吗？）

一瘸一拐走进路边厕所。内裤湿了，隐私处血糊糊的，其中渗杂形似奶水的液体，残余的从缝隙滴出来。滴出来是心理错觉，苦兰仍擦啊擦，用了三张草纸。肚发胀，像有什么掉下来。想小便，一滴尿不出。流了那么多汗，没喝水，哪儿还有尿呢？哭了，呜呜、耳耳地哭，听见脚步声，止住哭声，泪水禁不住流下来了。

不知如何面对部队里的同学，人家写三封信，说入了党，评为五好战士，想起她，拉练时两只脚格外有劲，还说回家要跟她见个面，送几枚毛主席像章，并寄了几尺花布，封封没回音，总算有勇气回一封信，写了三百字，却发生这样的事。

影子伴着她，路灯下走小路，绕过总马桥、丰乐桥，经西高木桥回家。在西南街路口碰上县工纠另一拨人马迎面走来，问哪里的。苦兰说，刚从县工纠出来，回家治脚病。有一个撩裤脚管，拍了溃烂处，“啊唔哟”叫起来，大家笑了，又拍了一下，又“啊唔哟”叫起来，大家又笑了，没找事，放她走了。

苦兰家乃民国建筑，楼房，一间 20 多平方，上下两间，楼下大青砖铺地，门面排门，黑糊糊的，日

晒雨淋，木筋暴凸，排门里面用报纸糊住，因夏天有闲汉偷看洗澡，刚巧被苦兰娘的男人看见，打了个鼻青脸肿，对方求饶才放了他。它夹在破房烂舍中间，年久失修却不摇摇欲坠。此地开过米行，店名叫“兴盛”。说是米行，其实是塘市镇龙记米行的中转站销售点。规模不大，库存三十担左右。米行屋后是河，有水栈，米谷豆麦在此装卸。家门两侧贴有对联：翻身全靠共产党，幸福不忘毛主席，门额则是江山万代。是居委过年时送的。原红艳艳，经雨打风吹，对联成粉红色。

外面没上锁，里面上了门闩。苦兰敲门，无动静，喊姆妈，春秀楼窗探出头来。隔了一会门开了，一阵烟条味。这烟条可烧一整夜，由木屑黄泥构成，其中渗入六六粉，外面裹了层淡黄色的薄纸，值5分钱。其气味，蚊子闻之飘飘欲仙，人类闻之头昏脑胀。春秀短发，蓝布短袖，白布短裤，脚上套木屐板。神情尴尬，不解问：兰兰，回家了？苦兰避过娘的眼神，答：嗯。

八仙方桌上有小半瓶黄酒、冬瓜汤，还有茭白鸡爪碎皮蛋，吃过的碗筷还没洗。苦兰神情萎靡，扶住桌子坐下来，把头伏在桌子上。依然感觉下面粘糊糊、湿嗒嗒的，还有什么流出来，也可能厕所里没擦干净。春秀问：怎么，哪儿不舒服？说话呢！此时，楼上有轻微的响动，一会动静大了，脚步声传来，楼梯吱嘎吱嘎响。听脚步声，苦兰不抬头，也知道是娘的男人，娘的“后扛”。

后扛，指县装卸社的搬运合伙人。当年吊车起重机乃稀缺资源，一船货物，无论黄沙水泥，还是日杂百货，全凭一根杠棒装卸。杠棒前端的叫前扛，是女的，后面的叫后扛，是男的。男的将箩筐绳拉近他一头，以示照顾妇女。怜香惜玉的，货物的重量放在胸前，上下跳板，汗如雨下，嘴里哼唷哼唷喊号子，走路像驼背。

装卸社的男女私情不以情诗情书表白，也不靠食物收买，当然，打情骂俏、媚眼传情还是有的。他们的爱情建筑在一根杠棒上。货物装卸完毕，前扛后扛在廊棚或树荫底下休息，后扛赤膊，用既可以遮头洗脸，又可洗脚擦身子的、百搭式的湿毛巾伸进裤裆胳肢窝揩汗，吃着前扛递给他的一茶缸凉开水，心中充满感激与爱意。前扛吃着后扛的糠饼烘山芋，同样也能感受对方的情意。假使有人告诉前扛的丈夫，说你老婆给某某（后扛）做了双布鞋，在老茂林吃了洋泥（米粉做的稀糊）之后，走县南街，又吃三块钱一只的高级饼，吃了两只，听者也不会激起醋意。哺乳时期，前扛亦不避后扛，解开衣襟，亮出白花花的奶子给婴儿喂奶，尽管潜意识里可能带有献媚或性贿赂的成份，但只要后扛开心，前扛也愿意给他白看。一句话，前后扛身心开放的程度，超出小资、文艺青年的想像。现代男女尽管会写风花雪月的情诗，把爱情形容得曲里拐弯，会坐咖啡馆，敢亮肚脐眼，敢开钟头房，玩一夜情，富婆亦敢吃小鲜肉，跟前后扛日积月累的情份相比，仍显得肤浅，至少表面上没有前后扛光明磊落。他们经得起时间考验，在劳动中创造爱情。可以说，前后扛具有同事、朋友、情侣的三重角色，不同场合变化切换，显的浑然天成。

装卸工有个特点，前后扛搭配固定，说顺手。若搭配未上班，另一方失魂落魄，仿若孔雀东南飞，只好与其他人合作，双方将就，好比“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”。

苦兰懂事前，后扛就是家中常客，常客叫黄发奎，五短身材，声似洪钟，胸口长毛，夏天赤膊，逆潮水游泳可游两小时，潜水能憋气五分钟，不算浪里白条，也算白条浪里。还在苦兰家里装了副吊环，显示了胸肌腹肌三角肌。他胃肠容积深不可测，因粮食定量限制，中午只得吃一斤，未能展其才华显其肚量。春秀说，其实能吃二斤，半斤装的两陶罐饭填了他肚皮一只角。他不时来，周末晚上来，周日白天来，起初避人眼，老婆吃醋去单位告状，撤了队长职务，受了记过处分，便破罐破摔。不仅经常来，还领朋友到这儿请客或劈硬柴（AA制）吃酒。怕离婚，担心两个小孩没人抚养，作为营业员的老婆只好眼开眼闭，不去装卸社吵了，自此风平浪静。每次来，后扛总要带点小礼物，棒棒糖硬糖，山芋黄萝卜，油条大饼粢饭糕，卖冷饮的门口路过，还追出去买支棒冰。读小学二年级，过年时，春秀开玩笑，叫女儿喊爸爸，发奎拿着准备给她的压岁钱等着她叫。苦三盯着五角钱，迟疑了一阵子，仍叫叔叔。即便后扛叫她坐在膝盖上，搂着她，给她吃臭豆腐干，仍不改口。上初中时，有一次发奎当着春秀的面，对苦兰说，兰兰，我的心都给了你娘，四丈湾是我第二个家，你还不叫我爸？今后我要靠你养老送终呢。你不是苦兰，是甜兰，甜兰。苦兰总算叫了声爸。过后后悔，说不叫不叫，叫你爸，爸回来怎么叫。后扛嘻嘻笑道，犟

丫头，调皮鬼。春秀笑了，说，叔叔爸爸一个意思，兰兰没爸，你就是她的爷。兰兰，你可以先叫叔叔为爸爸，爸爸回来，再叫他叔叔。

不过，苦兰心理上接纳了叔叔，不见外。叔叔跟妈妈楼上吃茶聊天，哪怕听到剧烈的响动，像搬什么重物，又像打架似的，也能安心楼下做作业。

苦兰有过一次调皮，轻手轻脚走楼梯，楼上门虚掩着，不敢推门进入，从门缝往里瞧，帐子里的叔叔赤着膊压在妈妈身上，两片白屁股激烈地起伏，背脊黑油油的、亮晶晶的全是汗，妈妈翘起的两条腿儿在叔叔背后晃动，大腿白得要死，小腿黑得要命，晃动蛮有节奏，嘴里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，像“嗯呜、哼哼”，又像“哎唷、嗯嗯”，反正口齿不清，像嘴里吞了食物，又像咿呀学语。开心得笑了，拍了一记房门，大叫：看见了看见了，在打相打（打架）。咕咕笑着下了楼。事后叔叔跟她调笑，说兰兰，看见啥，我帮你娘肚皮上刮痧，你娘痛得翻来覆去直叫唤。

平日里，妈妈帮他缝补衣物，扎鞋底做布鞋，给他打草鞋，也视为理所当然。叔叔去马永斋买熟菜给她俩吃，也不说声谢。叔叔水栈提水，盛满水缸，买煤球，带捆树皮来，其行为像一家之主，苦兰习以为常。有几年，小年夜也在她家度过。

妈妈边抽烟边打草鞋，叔叔在旁边跟着抽烟，帮她锤软打草鞋所用的稻草。抽向阳牌，两人每天各一包。苦兰知道装卸工磨鞋，每隔两天就坏了，有的买草鞋，1角2分1双，有的自己打。妈妈给叔叔捏肩

捶背，动作熟练，轻重适度，的的笃笃声音亦悦耳。也给叔叔挖耳，叔叔也帮妈妈挖耳，还问她要不挖耳，有点同舟共济的味道。

春秀当着发奎的面，对女儿说，要不是他造反队暗中保护，批斗反革命分子时，作为反革命家属陪斗，不知要吃多少苦。

上高一时，春秀透露：镇压反革命时，某天下半夜，你睡熟了，你爸被抓去，不过没抄家。过程顶多五分钟，先敲门，问姓名是否刘铭达，然后抓人，当着我面绳捆索绑，你爸无所谓，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，我想哭，不敢哭，不敢拉住你的爸。他咬着嘴唇，强作镇静，大概生怕吓了我，从此杳无音信。临走时，你爸说，我走了，春秀，你嫁人，把兰兰拉扯大，钱放在衣箱里，有一部分是吕先生的货款。不管如何穷，住房不能卖。

春秀好几次询问丈夫下落，想寄点钱，没有结果便死了心。起初自言自语，铭铭饿了吗，有衣服穿吗，后来炳叔来了，发奎来了，就不挂嘴上了。

叔叔走了，苦兰叫了声姆妈，撩起长裤给娘看。春秀哎哟一声，说要死哉，两只脚烂忒哉，不是插队受罪，像劳改吃官司哉。眼见娘的神色，苦兰没有面皮往下说，只是说，开煤炉烧水，我洗澡。

煤气浓，温度高，烧好水，煮完饭，煤炉通常放在屋外水栈的石阶上。春秀去屋后开了煤炉，烧了一

吊子水。先洗了，女儿洗澡时，吃了一大杯凉开水，才上楼睡觉。

脱了裤子看私处，没什么液体，干爽爽的，不过感觉异样，隐隐痛。仔细擦，反复擦，把皮肤擦红了。肚里似乎放了块石头，沉甸甸的，这肯定不是晚上吃了剩下的半碗粥，以及茭白皮蛋鸡脚的原因。想把食指伸进缝隙，掏出那些羞耻的汁液，还自己一个女儿身，但动作本身羞耻，显得下流，又担心指甲划破里面的皮肤，若是像喜儿碰到黄世仁那样怀孕，也不见得能亡羊补牢，便息了这念头。说是肥皂水能清洗下身，就用香皂，也只是缝口揩洗，不敢深入其中。洗澡时，苦兰把内裤藏在长裤里面。脚盆里洗完澡，才到屋后的水栈洗她和娘的衣服。娘的上衣一片汗渍，像涂了层盐霜。自己的内裤洗了很长时间，一边洗一边细看上面有无污秽，有无血迹。

蹑手蹑脚上楼，开了花板床前的电灯。灯光昏黄，靠街窗口的八仙桌看上去黑糊糊的，不过仍能看见两只白瓷茶杯和一只竹壳热水瓶，以及墙角原来米行用过的两杆大秤。屋梁椽子望板砖黑沉沉，看不清原来颜色。靠街窗右墙，墙灰脱了一大块，露出里面的小青砖。楼上闷热，蚊子嗡嗡。春秀黑着脸，赤着膊，穿内裤躺在蚊帐里，身子占了一大半篾席。左右肩胛处肤色不同，右肩胛呈深黄色，长一层老茧。大腿肚腹皮肤洁白，胸部浑厚，两腿粗壮，脚板之厚实，像举重运动员。

梳妆台前坐了一会。镜子模糊，仍能照出她的身影。一头秀发，两根辫子，瓜子脸，鼻梁端正，眉毛

弯弯，眼睛仿佛汪着一池秋水，嘴唇闭合之间能看见白牙齿。梳妆台上竖着父母的结婚照。娘跟她一类脸型，眼神清纯，体型苗条，气质像大户人家的小姐。春秀的外表跟丈夫挺般配，铭达风华正茂，鼻梁端正，五官匀称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穿白色西装，像白面书生。他看着女儿，仿佛想问怎么还不睡？梳妆台前坐了很久，苦兰哭丧着脸，流了泪，怔怔的坐在那里，想叫爸，声音卡在喉咙里吐不出，蚊子叮咬亦不觉得，自鸣钟当当敲了十下，才上床睡觉。

休养十天光景，仅抹紫药水，没吃药打针，伤口不治而愈。除了清早，走两百米去南仓弄倒马桶，到南门坛上酱油店买乳腐，买酱油萝卜榨菜皮，苦兰不出门，在家按妈妈叔叔脚的尺寸打草鞋。傍晚时分，叔叔若是探望娘，她以前躲在屋后的水栈石阶上闲坐，看夜色波光，现在则去永济桥乘凉，听旁人的山海经。九点左右回家。苦兰明白了男女之道，看娘不想睡觉，猜想她跟叔叔刚睡了觉，也明白娘瞒着她常跟他睡觉。

回吕家村，农忙结束，秧苗由黄转绿，渐渐苏醒恢复生机，一到夜晚，刮刮刮的，田里蛙声一片。天也帮忙，下了几场及时雨。为了工分，社员仍在找活干，谷场轧稻，镇上卖谷，实在没活，在小队办公室搓草绳。苦兰精神不振，懒得出工，不想纺黄纱，有几个下午躺在床上，望着头顶的望板砖出神。

苦兰住的是吕先生家的侧厢，侧厢外则是荒废的吕家花园。围墙拆了，大部份成了农田，残存的只有几棵花木、石井、石亭、荷花池，园里铺路的地砖被村民挖掉了，两只荷水缸成了人家的水缸。侧厢共三间，一间苦兰住，一间小队办公室，还有一间仓库，都是地板房，地板朽烂了，踩上去松动，有老鼠地板底下叫。

苦兰住的一间，以前四清工作队住过。住了一星期，这个发高烧，那个说疯话，还互相抽嘴巴，边抽边说：打杀我，榨不出油，就这几只银洋金戒指。有一个脚尖踮地，伸直手，歪着头，靠在墙上，形成十字架，说放了我吧，我要大便。晚上木鱼声笃笃笃的，扰得人无法入眠，似杀人的噪音，切割人的神经，一无与人为善的禅韵与大气。无边无际，无孔不入，透彻整个时空，似乎在谋杀沉睡的黑夜。黑夜若无其事，不惧紧箍咒，任凭木鱼笃笃笃。有眼窗口窥视，似鼠，像猫，不停地念阿弥陀佛。咳嗽拍床板，暂停片刻，须臾又阿弥陀佛。于是房里贴了毛主席

像，门外也贴了，点了香烟，敲了半天锣鼓。一工作队员不怕邪，拿了扁担挥舞一通，以为击中窗口窥视的老太，欢跳雀跃，嚷打中了打中了，不料击中了池塘旁的香樟树，自己跌了一跤，额骨撞在树上流了血，食补了一碗蛋炒饭。阿弥陀佛仍不消声，反复唠叨，四处蔓延，搅得人头昏脑胀，不得不搬迁去了塘基村。四清工作队队员形容：高大，肥胖，小眼，阔嘴，戴黑布帽。炳叔晓得是吕太太。吕太太原是大户人家的女儿，姓黄，名竺静，嫁与吕云龙，陪嫁五十亩土地，生了个儿子，40岁后吃素念经敲木鱼，皈依佛门，自称归园居士，与土地庙观音堂尼姑师太为伍，死了这么多年，依然阴魂不散，炳叔没敢告诉苦兰。

村里传说，吕家花园有鬼魂。但只是传说，四清工作队大战鬼魂还是第一回。工作队称之为“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的较量”，还说“道路是曲折的，前景是光明的。”村民记忆中有两件事挺怪异：小队办公室开会，电灯老是闪烁，换了灯泡依然如此；花园围墙拆了，墙基成了农田，寸草不生，画在绿油油的麦田稻田里，像一条长蛇。

苦兰住处隔成两小间，板壁贴着毛主席像和两张《红色娘子军》剧照。外面半间撬掉地板，泥地上砌了两眼灶，中间加一汤罐，放一张饭桌、两条板凳，农具与纺车。卧室没门，尼龙纸作门帘，苦兰爱清洁，都是脱鞋踏地板。住了这么久，苦兰没发现异样，有啥反常。仅仅开始几天，睡梦中有人摸其额头，握她的手，叫苦兰，说命苦，转了一圈，又回到老宅基（老家）？都怪我不好，起名叫苦兰。立直身

子待在床头很久，临走坐了片刻，苦兰梦中听见竹榻咯吱声。其人穿长衫，戴呢帽。苦兰发寒热，说胡话，梦里一股劲的喊爸爸。春秀许了愿，叫魂一次，叽里咕噜说了一番话，又在清水碗里竖直了一双筷子，穿长衫的没再出现。

吕先生的主房乃“归园居”，两层楼，四上四下。民国时期被盗贼挖过壁洞，东凿凿，西掘掘，找过细软，扔过手榴弹，其父因此被干掉。据说湖圩强盗，江湖称之为野游击队干的，理由吕先生打了黑枪，把他们的受伤伙伴送到镇警察署，叫日本宪兵收拾。吕先生怕绝后，把儿子送到重庆读书，又央求“江抗”，一说“民抗”，请任天石出面调解，费了些钱财，才制止了第二次爆炸。归园居年久失修，坍了两只角，变成废墟，成为蛇虫百脚的栖息之地。破砖烂瓦陆陆续续被乡亲搬了去，建筑自家的房，房柱梁木一根不剩，最终成了空地，分给炳叔，整理成了自留田。

归园居遗物中有两块石匾，放在小队办公室。一块上面刻着“耕读世家”，另一块刻着“未出土时先有节，及凌云处仍虚心”。均是吕先生笔墨，其诗不知出处。吕家的铜香炉、铜观音、蜡烛台不知去向，估计进了废品回收站。吕太太的木鱼念珠供桌菩萨图像，以及磕头用的蒲团更不用说了。当年纸张紧缺，吕先生的书法帖，和吕太太的佛经书也被人擦了屁股。写书法的红木桌，还有湘妃榻，连同归园居的两扇大门、一条步槛，还有两张春凳，天寒取暖，被土改工作队劈了烧了。

月经迟到，受了惊吓，还是因为怀孕，没人告诉她，也没人可以诉说自己的担忧与焦虑，只得闷在心里，以没日没夜的纺纱来转移内心的不安。几乎一天纺一斤黄纱，黄纱匀称，纤细，加工费达六角。回乡两年，苦兰凭此收入实现自给自足，还有多余的钱添衣服，想买上海牌女式手表，要花 120 元，手里只有近 30 元，问娘讨，娘不说没钱，说有了手表，今后婆家就不给手表，痴细娘（傻姑娘）。

刚下乡时，春秀每月给苦兰 5 元。苦兰省着花，基本不沾荤腥，以青菜粥饭度日，买双塑料拖鞋尼龙袜也从牙缝里省。5 元用来买油盐酱醋、乳腐淮片萝卜。起先沾生产队光，用上了电灯，社员意见大，掐断电线，只好用煤油灯。这也难怪，大家没钱用电灯，凭什么你用队里的电灯夜里纺黄纱？所以苦兰每月还有一笔煤油费的支出。以前灯火通明，现在煤油灯只照得见人脸，苦兰很不适应。

春秀月收入 45 元，粮食定量 45 斤。体力活，饭量大，每月起码要买 15 斤黑市米。女儿感觉娘经济不拮据，肯给后扛花，她亲眼看见娘给了他 5 元，不知心爱黄发奎这个男人，还是娘有来历不明钱财。此外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四丈湾 53 号像个窝赃点。因为这么多年，发奎趁着夜色，有空子就用板车将木板、黄豆、猪头、咸鱼、榨菜往她家里搬。食物来路不明，木材能转化为钞票，娘说发奎家里打了五斗橱夜壶箱。苦兰害怕，但仍参与食物的分享。有一次吃晚饭，发奎兴高采烈，春秀忧心忡忡。原来发奎不知用啥办法搞到金华火腿，手法太大胆，可能有风险，春

秀担心出事。宽心的是，发奎独脚贼，朋友没有参与其中。

隔了半个月，月经不来潮，晓得完了。身子懒洋洋的，无名火燃烧。睡觉不像以前踏实，做怪异的梦，都是立足本土的梦，比如，敲锣打鼓，半夜起床去公社迎接最高指示；赤脚田头翻语录本，领着社员朗读毛主席语录，有点像抢政治队长的饭碗；还捏紧拳头，一会儿左手，一会儿右手，在党旗下宣誓，仿佛希望获得组织垂青与庇护。醒来大多忘了，记住的有些说不出口，有情窦初开的意味，比如接受陌生男生的搂抱，隔着布衫摸了乳房不作声，欢迎吃豆腐似的。有些封资修的东西，比如白娘娘小青青——连环画里的角色，以及类似电影《追鱼》中的剧情也出现了。而她扮演的角色，不是白娘娘，便是鲤鱼精。若是客居旅舍、上京赶考的书生被狐狸精迷上了，她便是狐狸精，海誓山盟，还倒贴五元人民币。奇怪的是，还是狼牙山五壮士其中一战士，摔坏了三八大盖，最后一个跳下崖，跳崖前听见鬼子叫八格牙路，还说花姑娘大大的有，然后听见东洋人进村扫荡的乐曲：顿，顿得，顿顿，（第二组降低声调）顿，顿得，顿顿……；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情节亦出现梦中，想遗忘，删除，翻开历史新的一页，手忙脚乱，结果历历在目。且置身其间，成为军中花木兰。起义土法上马，既无赤兔马，也无三节棍，更谈不上银子卢布，背个干粮袋，解决一日三餐。打了土豪吃香的，不见财主喝稀的。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逢酒吃酒，遇肉吃肉。苦兰手臂上扎了白布条，砍了竹杆作刀枪。战斗间隙，行军灶上烧饭，摊了面衣，裹了馄

饨，给战友唱儿歌，唱“造反有理，革命无罪”，像红军长征途中的宣传员。还担当卫生员角色，一战友肩膀中箭，嚎嚎叫唤，拥其入怀，想锯箭杆，没锯子，毛巾塞嘴，硬生生拔了箭矢，痛得伤员呲牙裂嘴，随后擦掉他额头上的汗，说革命不怕死，痛，算什么，我肚里有了贼种都不怕。

此外，出工纺黄纱不像以前积极，听到出工哨子装聋作哑。跟彩彩红芬不像过去热络，不跟她们一起睡了，也不一起上塘市镇交黄纱。喜欢龙泾河边呆坐，看日出日落，风花雪月，看水花生水葫芦、随风摇晃的芦苇。觉得自己像芦苇，夏天茂盛，碧绿油亮，冬季枯萎，由人收割。也喜欢独往独来行走于田野。有一次吃了两只馒头，从塘市镇回村，在摸奶桥坐了个把钟头，看流淌的河水，渔民的渔簖。

不敢正眼看炳叔炳嫂的脸，仿佛他俩知道隐私，知道她不是冰清玉洁的黄花闺女。炳叔介绍入党，建议打申请，说知青争着入党，入了党，开会有工分，支部组织活动有工分，比田里流黄汗好，比纺黄纱好，开会打瞌睡照样有工分，出门开会还有菜金补贴。说这是大队书记福官的意思，也没按他俩的意愿去做。

又隔了一个月，在田里除草突然呕吐，吐了早上吃的稀饭，又吐黄水。炳嫂见事不妙，以为贫血，没想到怀孕，要紧扶她到田头牛车棚休息。休息了一阵，头有点晕，脚有点软，不好意思面对乡亲的眼光，不想下田，炳嫂见状，叫彩彩陪她回去了。

想吃话梅山楂片，这种小吃稀罕物，大队代销店缺货，若有货，也不好意思在那里买，只得到塘市镇。路上又呕吐。买了话梅山楂片，吃了感觉好多了，呕吐的现象缓解。想吃大馄饨，舍不得钱，空着肚子回村。

睡不着起床跳绳，连跳三百下，静静的夜，哗哗，啪啪啪的，声音在空气中抖动，地板咚咚响，担心坍塌，到室外泥地上继续跳。直跳到筋疲力尽才罢手。又喝水，喝冷水，大口大口喝水，喝不下仍喝了一大碗，肚皮难受，一塌刮子泻了出来。跳绳重复好多次，冷水也喝个没完，苦兰认为跳绳是肉团的杀手，冷水是胎儿的克星，剧烈的运动，冷水的漫灌，总有一天，孽种招架不住。

伟利又来两封信，内容滚烫，大概受了苦兰回信的鼓励。第二封信开头称亲爱的，结尾说握你的手。苦兰晓得无望，没回信，也没退还那几尺花布。不过胡思乱想睡不着觉就看他的书信，仿佛想寻找安慰。有一封笔迹粗糙，像拉练途中书写。说话挺含蓄仍遮不住相思情。还有一些大道理，比如“男儿志在四方”、“祖国在召唤”，有一封信的结尾抄了一段歌词：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。苦兰记忆中，徐伟利脸无血色，小个子，跟她说话脸红，上课不举手发言，开小差，爱做小动作。可这次寄来的相片，一身军装，坐在山坡做沉思状，挺精神，挺英俊，不像过去消瘦。苦兰承认，以前对他没什么好感，也没啥印象，有一次课后，他分苦兰半只生山芋，她咽住口水没拿。可第一次回信，开头就称起了

伟利，是由于寄来花布，还是把他当意中人，以此减轻回乡务农的窘迫，苦兰搞不清楚。

期间发生几件异常现象。一是，敢走夜路，晚上去大队代销店拷煤油，走一里路不怕鬼；二是，躺在床上惦念徐伟利，沙四龙也在脑海出现，夹在他俩中间摇摆；三是，改变睡觉前检查床底下的习惯，假使徐伟利、沙四龙藏在床下，就藏着吧。四是，浑身燥热，心头烈火燃烧，没完没了。睡觉时有难以启齿的举动，带有自恋的性质。有响动便惊醒，感觉有人到床边。此外，以前金根远远出现，忙不迭的溜进房间，关上大门，现在变得镇静如常，且斜眼多看两眼。

没出事之前，好几次抵制他的诱惑，不屑他的殷勤。总在屋外跟他周旋，不让他进房间，不接受他的肥皂与蔬菜，不理睬其姐为弟弟的说媒，入赘隔壁大队做木匠的他哥哥——金青也来了，抱着才几个月的儿子，来为弟弟说亲。说弟弟勤劳，健康，能戒酒的话，还是不错的。金根厚着脸皮请她缝补衣物也婉拒，更不会跟他去外大队看文艺演出或露天电影。下雨天不出工，若是赖在旁边，她低头纺纱，不跟他说话。苦兰不愿跟农家子弟纠缠，不想跟男知青恋爱。六队的男插青明诚，瘦猴一个，路过苦兰住处，想搭讪，她不理不睬。即便一表人才的公社知青代表——龚标华跟她套近乎，亦不卑不亢。她不想跟他们纠缠，而妨碍日后上调回城的可能，特别是部队里的同学给她写信之后，变得更矜持更清高，她仿佛明白贞操是女孩子的财富、立身之本。她留着，要给日后的意中人。

说实话，金根外表没啥挑剔，25岁，高个子，强壮，活泼，会逗人笑，会吹笛，尽管走调，上气不接下气。头发乌黑，五官端正，刷牙用牙膏，不像炳叔用盐粉。缺陷是，抽烟，有酒喝一口，喝着喝着烂醉如泥。穷得叮当响，独立的住房都没有，与哥哥金树、姐姐金英三人共居一室。工分折算下来，其姐年收入不过120元，又要糊口，嫁妆凑不齐，为两条嫁妆被在穷思极想。按金根家境，没人情愿跟他结婚成家。苦兰好笑的是，刚插队，金树对她也有意思，见

弟弟金根比他迫切才退出，把她当什么人，当成传宗接代的工具了。

10月下旬，有天吃晚饭时，金根端着粥碗到她屋前。金根家离苦兰住处不远，不过一百米，就在吕家花园旁边，三间破屋，一个猪圈。他边吃边跟苦兰套近乎，两只眼睛盯着她。苦兰没像以前将他拒之门外，且接他的话茬，有一句没一句的。金根来了劲，讲了些大队新闻，说元元老婆上吊死了，得了肝癌，医生说，其实还可坚持三个月。还把塘市茶馆里听到的新闻告诉她，南泾大队书记翻墙头，把睡梦中的女插青肚皮搞大，吃了乐果，医院抢救，书记关在步道巷看守所，吃了生活（受刑），坦白跟另外两个女插青也有花头。苦兰洗耳恭听。过后问自己，若是金根知道内情仍不嫌弃，愿意做他的妻子吗？答案愿意。苦兰蛮吃惊，没想到有如此变化，不惜下嫁，让一朵鲜花插牛粪上。不过，叫她厚着脸皮求他则不情愿。这时候，她多么希望有不明真相的小伙子向她求婚，让她摆脱困境，哪怕穷鬼金根金树，瘦猴明诚。徐伟利不计较，更愿意与其结亲。

想告诉娘，一想脾气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”，肯定又吵又闹追问孽种的来源，息了念头。不到万不得已，哪儿有面孔说这丑事。如何掩盖，苦兰一筹莫展。她晓得不说出怀孕原因，没男人承认是他的骨肉，大队不会开流产证明。

苦兰回乡务农，春秀每隔两个月就来吕家村。一方面送吃的，另一方面散散心，到炳叔家跟嫂子聊聊天，黄昏时分，还在归园居遗址看炳叔给青菜浇水除

虫。荷花池转转，望月亭坐坐，模仿吕先生，一杯清茶坐在亭子里的石凳上，看四周风景，好不悠闲，赛过她原来的主人，好像挺怀念当年在吕家当丫头的岁月。

日汪时期，吕先生是塘市镇镇长。富甲一方，有良田千亩，米行两家，读过黄埔，参加过北伐，父亲重病，因独子才解甲归田继承家业。见多识广，长袖善舞，成为地方乡绅核心人物，有一言九鼎之气概。清乡前夕，李士群和关露曾在这儿坐过，吕先生与李士群下过一局棋。待陪坐的夫人离桌，去吩咐厨师设桌摆酒，吕先生差开斟茶的秋香，跟他们谈了一阵子。隔了几天，《新申报》《中华日报》刊登关露的采访《清乡掠影》，此作获“大东亚共荣”征文一等奖，苏青《闾巷随记》获三等奖。有识之士请教苏青，走了门路，还是投其所好？苏青回答要吃饭。

到了夜晚，春秀跟炳叔坐在小队办公室促膝闲谈，苦兰出现，两人沉默，或转移话题。有一次苦兰看到娘黑暗中帮炳叔撬办公室地板，说是地板朽烂，整修一下，可地板保持原样，并无变化。夜色中，两人还在吕家花园一带徘徊，这儿看看，那儿探探，用铁棒插进望月亭台阶的石缝。有一次暗夜炳叔赤着脚，脱了长裤，踏进荷花池，样子摸螺蛳。还翻动了原荷花缸底下的泥土。那夜炳嫂也出现，东张西望似乎在望风。三人偷偷摸摸的，显然在谋划探索着什么。

记忆中，未插队前，炳叔上城打地铺睡在她家楼下，晚上一起吃饭，吃炳叔带上来的农产品——山芋

毛豆之类。有一次，一言不合，发奎跟炳叔板了面孔，叫他识相点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不要吃过河界。炳叔不说话，毕竟年近五十，不是发奎对手，又害怕惊动乡邻，不想让春秀难堪，因此没有说：你抢了人家的，嚣张啥。春秀面露愠色不敢劝，只是把女儿赶上楼，自此炳叔不往四丈湾了。插队乡下后，苦兰曾看见娘和炳叔躺在小队办公室的地板上。娘扑在炳叔身上，一会炳叔扑在娘身上，像打架似的，嘴里还发出忘我的呻吟。娘这次没翘起两条腿，只撩开衬衣，叫炳叔吃奶，炳叔当仁不让，吮吸没完。那夜九点，春秀不进房睡觉，才被苦兰发现的。觉得娘走的太远，有了后扛，还跟炳叔有一手。责备娘，说替你难为情。春秀说，你不知娘的苦，关掉米行，做装却工，娘干的是体力活，又没有男人，这不是人过的日子，小孩不要管大人的事。娘到这儿放松放松，碍你什么事？女人反正是给男人白相的，只要情愿。有时不情愿，也只好给人家玩，就像妓女、富人家的丫头。我想嫁人，姓黄的不让，把想讨我做老婆的打了一顿，人家吓得不敢来往，我也没办法。炳叔做长工时就喜欢我，你爸爸走后接上线。有了我，炳叔同意回乡，让你住地板房。苦兰火了，说：你跟这么多的男人睡，还有理由！我靠你插队吕家村，谢谢你！有了你，才在这儿吃猪狗食，干牛马活！春秀没发火，平静地说，哪个不吃猪狗食，不干牛马活？你不用谢，这儿本来是你的家。大小姐！你不要耍爷的脾气，我受够了。我是你的娘，不是你的丫头！苦兰使性子，摔了一只碗，说，不要脸，不三不四！春秀看她变形的脸，嘴里冒白沫，语调强硬，作风泼辣，看见他父亲的影子，没敢说一句话。

除草时呕吐，好几天不出工，村里风言风语。有的说，部队里的男朋友来信频繁，会不会跟人家睡了？也有的说，被金根骗了也说不定。伟利有封信是大队代销店托金根交给她的。苦兰不拆信，金根赖住不走，以诡异的眼神看着她，仿佛吃准苦兰在跟军人谈恋爱，是未来的军嫂。苦兰懒得解释，也无法解释，只是强颜欢笑。炳嫂晚上来了几次，试探苦兰动静。有一次挑明对她说，若有三长两短，我们一家对你娘无法交代。出了事，上男人当，不能怪我家。你23岁要有主张，坏了身子，没人要，给你打预防针，要当心金根。苦兰明白她说的意思，哈哈笑了，拍拍肚皮说，没有男人，怎么会有小孩呢？

期间做了梦：东洋人大扫荡，她和刘胡兰脸上涂了锅灰，躲在芦苇荡里，被鬼子巡逻艇发现。刘胡兰被人撕掉布衫，露出一对小奶，拉住裤带，宁死不屈，扫了鬼子兴致，被刺刀刺死。她不从，坚持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，鬼子一拳打翻了她，扯衬衫，拉胸罩，看见了她的两只大奶，乳汁在滴答，随后老K皮鞋重重踩了一脚肚皮，一声嚎叫，鲜血喷涌而出，婴儿半个头露了出来，血糊糊的，似牛头马面，苦兰如释重负，开心得笑了。开心时看见鬼子黄板牙、嘴唇上的小胡子，还有那一身军装，又伤心得哭了。

金根常在苦兰屋外转悠，似乎田间的农活不足以消耗他的荷尔蒙。有天晚上九点左右，在外面敲窗

子，边敲边叫兰兰，敲了很长时间，敲得苦兰心烦意乱。她默不作声，作出睡熟的样子。第二天仍继续，这次敲的是大门。苦兰在纺黄纱，赶忙熄灭灯火，进房睡觉。隔一会，又敲门，节奏挺急促。须臾静悄悄，脚步声远去。苦兰叹了口气，一夜无眠。她没将此事告诉炳叔，尽管晓得他有能力制止沙四龙的骚扰。

11月初，收稻翻土种油菜，农忙热火朝天时，有天中午，洗完脸，热冷饭，在灶口头塞草把，金根热气腾腾，肩胛搭了条毛巾，黄胶鞋上沾泥，出现在她身旁。说坐一会，未经允许就坐了下来。闻到刺鼻的烟味，挪动了身子，不知让坐，还是跟他保持距离。都说金根能说会道，那天却哑巴，少女般的羞涩，叫了声兰兰，无答腔就不说话了。不过，两眼放光，面孔涨得绯红，不看苦兰，低头打草把。苦兰窒息，头晕目眩，就这样冷场片刻，一同感受灶膛温暖。待回过神立起身来，金根才回去吃午饭。临出门一瞬，金根那缠绵的眼神映进苦兰的心底。

怀孕六个月，肚皮日隆，苦兰感受到胎儿的蠕动。她用布带扎紧肚皮，以免丢人现眼，又弯下腰，每次十分钟，连续三次，像做体操动作，试图将胎儿窒息于肚腹。有时不舒服，似乎肚里的肉团在踢蹬，又希望紊乱的脐带有一天成为他的绞索。

接到好多封伟利的来信，一次没回。村人以为是未来的军嫂，炳叔问了，春秀问了，她笑笑，任凭胡猜。私下对娘说，我不管你跟炳叔发奎的事，你为何兴趣我恋爱？我一个男人都没有！你有三个！春秀一

记耳光，说，狗咬吕洞宾，你怎么不说有四个？苦兰捂着脸哭了，对娘说，死了，你才称心，死了，你有本事不到坟上哭！你哭，不理你，我安心棺材睡觉！春秀觉得女儿痴头痴脑，不知哪个神经搭错，没跟她计较。

有了同学这挡箭牌，多少减轻压力。一旦大肚众所周知，可以给大家一个说法。其实真相是无所谓的，大家只要说法，正如出工为了工分，有无效益另外一回事。苦兰知道自欺欺人，是雪地藏尸，也知道军婚这符咒，影响金根的追求，变得左顾右盼，缩手缩脚。

苦兰听说孕妇忌荸荠，吃了易流产，于是天天吃，生吃熟吃，一次吃半斤，连吃一星期，可是不见效，胎盘纹丝不动，大便倒比以前通畅。还幻想大便时流产，一根筷长的胎儿随着粪便掉进粪缸。

布带扎紧肚腹的同时，还提前穿棉袄，很少回城，以免娘看出破绽。之前，欢迎村里小姐妹彩彩红芬在她那儿聊天，现在心不在焉，也无意留宿。她俩的眼神也异样，似乎寻找她反常的原因。

春秀每个月往乡下走，送来一些吃的。苦兰饭量大了起来，以前一顿吃一碗，现在吃一碗半，甚至两碗，还到大队代销店买咸肉咸鱼饼干吃。每次到乡下，娘跟炳叔窃窃私语，不知说些啥。有时炳嫂在场，看见苦兰，又不说话。苦兰不知道是在议论她的破绽，还是他（她）们在共享什么秘密。担心露了马脚，苦兰推托床小，叫娘跟炳嫂一块睡。娘没说什

么，样子愿意住炳叔家。苦兰又担心娘眉来眼去，跟炳叔的私情给炳嫂发现。

有天早上，苦兰起床狠命用裤带勒肚子，反复勒，勒了很长时间。用力过猛，脸成猪肝色，肚皮痛得厉害，像要大便的样子。休息片刻缓过神来，仍能感觉胎儿的颤动，不紧不慢，有规则，有时像打哈欠，有时像伸懒腰。烧早饭时，苦兰一个狠心，将隆起的肚腹朝灶沿撞了一下，用力过猛，倒退一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天旋地转，浑身冒汗，不得不卧床休息。想到总有一天，纸包不住火，苦兰觉得无颜活在天地间。

山穷水尽，苦兰上城厚着脸皮将此事跟娘说了，谁让她受孕，没有面孔跟娘说。春秀问，金根，还是部队里的同学作的孽？苦兰不搭腔。娘发火道：贱货，骚逼，吕家，不，刘家的面子被你坍光了。苦兰没哭，没顶嘴，转身屋后走，样子像投河。担心事情搞大，春秀一把拉住她，没再逼着她说出真相。

半夜春秀上马桶，回床睡觉时摸了女儿肚皮。肚皮隆起如山，皮肤紧绷绷的，肚脐眼凸出，如熟透的西瓜。捏捏摸摸，满仓的肉块波动，如小舟荡漾。撩开棉毛衫看胸部，奶子胀了，乳头的颜色也异样，春秀叹了口气。苦兰没睡着，任凭母亲检查，过后忍不住叫了声妈，流了泪。

第二天晚上，发奎吃完酒走了，春秀给女儿吃了三片药片，白色，指甲大，不知药名，不见包装。味道苦，腥气，有异味。用温开水吞服。春秀担心力度不够，又掏出一粒黄药片叫女儿服了。隔了一会，尚存苦味，肚皮痛，放屁，症状像肠胃炎，额头冒汗，棉毛衫湿了，小便有点禁不住，还有便感，要紧坐马桶。腹泻，响声不止，且响亮，可能马桶成了音箱，放大了分贝，时间长达一分钟。春秀一脸喜色，以为大功告成。拉开女儿看马桶，臭气冲天，憋住呼吸。马桶内容让人失望，女儿持续的疼痛感又给她希望。直至自鸣钟敲 11 下才心灰意冷。苦兰仍坐于马桶，幻想什么，春秀叫睡觉，不答理。

隔日睡觉前，母亲掏出三颗药丸，玻璃弹子大，外面包锡纸，泥土色，有香气，不像面粉山芋粉组成的，倒像传统精华，名叫逍遥丸，又称归一丹。以黄酒服了，一无异常。苦兰睡眠质量好，飘飘然，似成仙得道，如张良归山，像服了古代麻沸散，又像吞了现代安眠药。

第三夜煤炉上熬了半锅汤，热气腾腾，香气弥漫，像炖老母鸡。不知为啥，春秀还把屋后的门关了。锅里放了香料、向阳牌烟丝、一把不知从那儿搞到的香灰，还有剪碎的稻草，象炒什锦大杂烩。一锅水呈深黄色，沸腾似温泉，色彩像马尿。春秀念念有词，其中有阿弥陀佛语音，就两三句，反复念。大概

意思：敬谢南海观音，敬告：目前送子乃落井下石，弃子才普渡众生。此医术思路，佛教中医联手，道教煽风点火。拒绝西医，发扬中医，我们也是三脚猫，不靠西医看毛病。苦兰遵嘱喝了三大碗。慢慢喝，品咖啡，味道苦涩，带咸味，不像素斋，也不像忆苦思甜汤。苦兰怀疑里面有砒霜成份，不知哪个野郎中配方。她不是武大郎，娘不是潘金莲，隔壁亦不见喝蜜糖的马泊六，仍然硬着头皮吃了三碗。锅里还有一碗，颜色更浓了，上面还浮着油花。春秀忌浪费，指指铁锅，意思一饮而尽，苦兰摇头拒绝。

当夜充汤婆子，盖了两条被子捂了一身汗，接着上吐下泻，头晕目眩，摸着床栏杆才能上马桶，穿拖鞋亦费劲，边走边叫：姆妈，痛杀我哉，姆妈，痛杀我哉。娘说，熬一熬，哪个生孩子不肚皮痛的？我心口也在痛！兰兰！你爸起的好名字，苦兰，比黄连苦啊！坐马桶时，一泄如注，像血水，还有硬块跟着掉下来，感觉胎儿出来了，先是头，后是身子和小手，最后两只脚，马桶里还听见扑通扑通声，有老鼠叫。抬起屁股看马桶，除了粪便、小半马桶粪水，什么都没有。如此折腾，无脑精子如同进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，依然扎根，像铁打的营盘。春秀看了马桶泄了气，说肚皮白痛，冤家，孽债，催命鬼啊。兰兰，今后找个男人，丫乌（马虎，胡乱）嫁了吧。

1971年2月中旬，分柴分米，社员工分所得张榜公布，炳叔不留痕迹地多给苦兰三百工分，他不知苦兰死的念头都有了，怎么会在乎工分的名少呢？跟往年一样，十有八户透支，寅吃卯粮，债多不愁，大家乐呵呵，杀了队里一只猪，分猪肉过大年。分了猪

肉，开小队会议，炳叔说，大队支部意思，民主选举，重选生产队长，不识字的用黄豆选，识字的用油笔写，自我推荐也可以。下面一片声地叫，你不做，谁做？有的说，做到做不动为止，反正要有队长。炳叔笑着说，年纪不饶人，55岁了，要吸收新鲜血液，我想做顾问。让云华（其子）接班。我一身兼两职，又兼大队支部委员，管宣传，担子太重。

会后金根没往家走，跟在苦兰身后，苦兰不明所以，以为纠缠。踏进家门，金根赶上一步，怯怯地问她借两块钱。苦兰看了一眼，他有点尴尬，苦兰给了五块钱，说拿去花，不要还，够了吗？我插队塘市那天，你到轮船码头接我，帮我提行李，我不会忘记，你从没吃我一顿饭，我欠你一份情。金根说，我都忘了，兰兰，钱一定要还的。你帮我救急，只怪我不争气，人穷志短，我不要脸了。

大雪纷飞，一夜浑沌，天地白茫茫的，道路寻不见，龙泾河岸、荷花池边结了薄冰，河畔池旁枯萎的芦苇被社员砍了当柴烧，只剩些乱七八糟的芦根，门前的罗汉松香樟树依然郁郁葱葱。

肚里的胎儿大概晓得母亲的杀心，与苦兰不共戴天，此刻踢蹬了几下，痛得苦兰烧火时浑身发热，弯下了腰。狠命捶了肚皮，胎儿不动了，似乎昏死过去。隔一会又踢蹬，感觉胎儿翻了个身，脐带好像缠住了一只手，又重复一遍上次肚皮撞灶沿的动作。痛定思撞，隔了片刻大肚再一次撞向灶沿，似冰山冲撞泰坦尼克号。再一次跌到泥地，动弹不得，耳朵仿佛听到一声嚎叫，不知她的叫喊，还是胎儿的求饶。

这一天昏昏沉沉过去，红芬穿着木屐，踏雪前来邀请苦兰去她家吃团子，苦兰推托头昏辞谢。炳叔在门口放了几棵雪里青，探了探没说话也走了。苦兰心里想拉住炳叔，就像看露天电影回家路上炳叔握自己的手，想倾诉一肚子的苦水，结果眼睁睁看着他走了。要是炳嫂出现，她肯定头埋在她怀里，不顾一切将身心释放。若是金根进房坐在床横头也不会拒绝。傍晚，红芬送来六只团子，苦兰当作晚饭吃了，不觉饱，又吃了一碗粥。红芬临走说了句怪话，姐姐，怎么办？苦兰心里咯噔一下，假装没听懂，低着头，不答话。

连续三天大雪，终于天朗气清，阳光普照天地。水落石出，纸包不住火了，苦兰有了主意反而平静，她凝视大雪遮盖的麦田，看着麻雀在田野觅食，看着滴水的屋檐、炳叔的菜田，又一次感受人生的寒冷、活着的虚无。

没吃晚饭，在饭桌旁坐了一会，然后穿了跑鞋，经荷花池，走往望月亭。平生第一次月光的夜晚，在那里呆两个多小时，冷都不觉得。亭子朝南，四角亭，“望月亭”三字刻于木板上，吕先生的笔墨。挂于亭盖之下，雨打风吹，颜色几近于无。此亭原叫“清风亭”，吕先生认为让人联想“风波亭”，于是改了。石柱子上刻有一幅古人亭联：“雨滋春树碧连天，天连碧树春滋雨。”从那儿能看到吕家村的一块田地，叫黄垓里，50亩，黄竺静的嫁礼，如今人已远去，田亩仍在，此所谓“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”。近处能看到船坊，以及龙泾河波光和枯萎的水花生。苦兰盯着近处的井栏圈，又望龙泾河。想吃酒抽烟，想跟金根打棚（说笑话，开玩笑），想若黄发奎那样横叉着腰，骂妈拉个逼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想宰了那个穿军装的，一刀割断他的喉管，又恨马尿白药片，害得她死去活来，心脏剜了个大伤口，想唱歌，没啥歌好唱，就唱起了《北京的金山上》：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，多么温暖，多么慈祥……

抱住望月亭石柱，不松开。没啥可抱，只得抱冰冷的石柱，仿佛救生圈，心灵的支柱，终身的寄托。望月亭经历世纪沧桑，看惯悲欢离合，默许苦兰的搂抱。过后围住亭子走了三圈，就像吕先生早期写诗书法之余，在庭园盘桓，吟《再别康桥》，感受暗青浮动月黄昏，小园香径独徘徊之意境。又走上台阶，再抱石柱，嘴唇贴住“碧树春”，一点不觉石柱

的冷。除了干净的石柱子，世人还有谁值得拥抱？要么娘，还有不知所踪的爸。望月亭中间的石桌近一平方，石凳有花纹，很精致。苦兰坐下来，想妈，想爸，按肚皮。

夜八点半光景，离开石亭，走往园子里的古井。井圈呈圆形，挺厚实，内壁有几条深刻滑润的井绳印。头探进井圈，里面黑洞洞的，看不见沉淀千年的水，一股寒气直往上冲，就像精刮（精明）的精子直钻她的肚腹。苦兰闭住眼往下钻，小半个身子下去了，井圈太小，滚圆的肚皮被卡住，搁在井栏圈上，扭了身子，缩了肚子，依然如此。苦兰怀疑井圈小，就是早先大户人家防人自杀的，没有投井之便，只有上吊投河两条路。

这障碍没有消除她与孽种同归于尽的决心，她走向龙泾河。月色中有阴影，跟在身后，回头看不是她影子，也不是香樟树。一穿长衫的，50开外的年纪，似曾相识，戴着呢帽，离她30米远，从炳叔菜田那儿快步走来。夜空出现“归园居”，遮住小半片天，像海市蜃楼，触手可及。楼上南面一间亮着灯光，吕先生可能在写字，写书信，叫炳兴（炳叔）明天趁卖米之便送上海，还可能在准备给湖吁强盗的赔偿金，暂且忍受杀父之仇。隔壁房间吕太太黑暗中念经敲木鱼，打发漫漫长夜。吕太太自从生了腰子病，长年吃素，空闲则去土地庙观音堂走走，尼姑师太请坐敬茶请吃素斋，让她感受佛门的温暖，吕太太信仰虔诚，各捐了她们两亩地。

任天石从谭震林那儿知道吕先生的来历，知道跟国民党磨擦而受伤的 18 个新四军战士，躲在芦苇荡里的给养由其提供，对吕先生格外钦佩。清乡严酷之际，游击队朱阿伯夜宿破棺材饥寒交迫，曾带伙伴在归园居藏了两夜，吃了个酒足饭饱，临走带了几只饭团。任天石意思将湖圩强盗一锅端，顺便夺几枝枪，收复那边的失地，吕先生顾全抗日大局不赞成。任天石叫吕先生把在重庆读书的孩子送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，吕先生想起李士群所说的留一手，不说话，送了任天石一支勃郎宁。

穿长衫的边走边左手捂住左胸，后来伸出手，做出握手或拉扯的姿势，右手的拐杖不断点击大地，咚咚咚的，在寂静的冬夜分外响亮。他的样子在说话，苦兰却听不到声音。只见他憔悴苍老的脸，无助的眼里闪着泪花。两只脚搬动得飞快，与她越来越近。由于速度快，呢帽掉在地上，苦兰看见一头灰发，额骨上方有个黑洞，蚕豆大，不知枪眼还是洋钉眼。苦兰听见长袍里发出叮玲当啷声。黄金白银的碰击，还是骨骼散架的摩擦，不清楚。苦兰明白此人是吕先生，归园居的主人。

奔到河边，没有脱鞋脱棉袄扑通跳下河，不像钱谦益那样嫌鄙（挑剔）河水的冰凉。二月里的天气，大雪初晴，河水冷入骨髓，河边的薄冰，凛冽的北风，加重了二月的寒意。入水片刻，苦兰冻僵，由于棉袄关系，下沉的速度倒缓慢。身子和两条辫子浮于水面上，面孔沉于水中，呼吸受阻，吃了几口水，想咳嗽咳不出，心中的烈火在熄灭，耳朵进了水，听不到外界的声音，不过灵魂还没离开她的身躯。两只脚

仍踢蹬，这是下意识的挣扎，扑通，扑通，水面激起些许浪花，在月光下分外炫目。

有人投河，有人投河了……刚巧五队里的关金从大队部打牌结束回家路过此地。叫喊惊动了正在纺黄纱的胖矮娘。胖矮娘出门跟着大喊。很快岸边来了五六个人，但天暗加上寒冷，没人下水，有人见状，回家拿竹杆试图打捞。此时睡在床上的金根闻讯奔到河边，跳下了河。

金根拉住一只脚，将苦兰救上岸。苦兰捂着脸说让我死，金根说，不会让你死，你死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上岸，炳嫂接应，金根回家换衣服。炳嫂帮苦兰脱了湿衣扶到床上。看到大肚皮，自言自语，起码有七个月，怎么没发觉？

一屋子的人叽叽喳喳，被炳叔赶走了，他和老婆陪在苦兰床横头。说，好死不如赖活，土改工作队逼我交代吕先生的黄货（细软），关我一星期，骂我狗腿子，扬言吊起来，我说，怎么晓得，吕云龙也不知道，因为他老子是给野游击队突然打死的，来不及向儿子交代它的下落，说我包庇恶霸地主，吊打，饿肚皮，我也没想到死。

一会儿，福官跟大队民兵营长瑞兴来了，一阵嘘寒问暖。他俩以为被部队里的男友抛弃，想不开寻短见。问苦兰要男友的通讯地址，打算写公文向部队首长告状。若是事实，不要小孩的话，请部队严肃处理，大队则打流产证明。苦兰说，不了，是我的错，抛弃就抛弃，命不好，碰到黑心贼。

苦兰松了口气，到大队代销店拷煤油买草纸时，顺便打了电话给装卸社传达室，请门卫通知娘，女儿的事情解决了。再加上金根形影不离，给了她心灵安慰，大肚放开，一觉常睡到大天亮。不过，仗着怀孕不出工纺黄纱，坐的时间过长腿都肿了。金根傍晚做炊事员，帮她烧饭，水炖蛋，去自留田割青菜炒青菜，还自作主张去代销店拷黄酒，跟苦兰一起吃晚饭。苦兰塞给他两块钱，说，买包烟买瓶酒。金根不收，说，两块钱，你要纺三天黄纱，旧债未还，怎么能再拿你的钱？还说，没啥想不开的，肚里的孩子没有爸，只要你愿意，我愿意做他的爸。苦兰含笑说，不把你放眼里，还待我这么好，13点。怀了人家孩子，脏了身子，还喜欢我？金根不说话，呵呵笑了，走上前去，亲脸，捏手，摸乳房，摸肚子。苦兰不拒绝不迎合，含笑道，不是你孩子，摸他干啥？又不是金元宝！金根又呵呵笑了，说，我是他爸爸，不管生男生女，都是爸爸。

你能不能陪我去医院，把肚里的处理了。苦兰厚着脸皮跟金根说。这怎么行呢？孩子大了，打一毒针就死了，人命关天，你也有性命危险，我愿意做他的爸爸。金根答。

金根坐在床边，陪她说闲话，苦兰心情舒畅，说几句话其中就夹一个金根。金根莫名其妙，说，金根金根的，嫩受我（你爱我），为啥当时看见我，像看

见赤佬？现在金根金根，你是势利眼，仗着漂亮，台型扎足，害我单相思，都像你这么精明，男人讨不到老婆了。没有肚里这孩子帮忙，恐怕到现在你仍不睬我。苦兰不好意思说，我想回城里，不想谈恋爱，并非厌弃你。你走过，我朝你身后看。

若是金根晚上没来，去了哥哥金青家吃酒，苦兰还有失落感，之后问：哪儿去了？金根嘻皮笑脸说，帮人家生孩子去了。苦兰嘟着嘴，说，不正经，谁给你这个胆？

有时候金根好几天不来，跟哥哥金树外出干活，苦兰惦念他。金树是泥瓦工，金根跟他做小工，搬砖头，拌水泥，在外吃省力饭，收入不少。若是帮私人造房子，还有一包烟，两顿酒肉饭。金树调笑，弟弟饭量大，像饭桶，大师傅都放下了碗，他还盛饭，像作头（工头）。七月初，金根在外面干了半个月回家，塞给苦兰 5 块钱，说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苦兰不收，他放在饭桌上。苦兰问，上次借钱干啥，买酒买烟？金根答：金青孩子周岁，去吃酒，总该送份礼吧。

有一次金根进房，一只手伸进被子，苦兰以为像以前那样摸乳房，再摸肚皮，没想到象征性摸了一下乳房肚皮就往下移，伸进短裤摸了下面。苦兰没拒绝，任凭摸。闭住眼睛，心情激动，很享受的样子，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甘愿接受性的深度爱抚，让喜欢的男人抚摸那个部位。金根脸色通红，后来拿住她的左手也叫她摸，苦兰不好意思，金根不勉强，再去摸乳房，摸了片刻，奶头硬了起来，苦兰情不自禁，

顺从了金根，也摸了他很长时间，中途想缩手，经不住挽留又摸了一会。金根熬不住，有深入的欲念，爬到她身上，一阵香烟味，苦兰脑子里出现穿军装的，恶心得想呕吐，又不想得罪金根，于是说，下次吧，肚子这么大要出事的。金根说，我架空，做荡空直升机，不压肚皮。苦兰不答理，推他下山。金根不勉强，起身回家，苦兰又一把拉住，当夜金根睡在她房里……苦兰事后说，难为情，没想到会喜欢，蛮舒服。心里说，磨磨蹭蹭，吊人中，缠得人发痒，像以前玩过的，熟门熟路。金根答，有啥难为情，你又不是偷佬佬（轧妍头）。

接到通知，春秀请假到乡下，见女儿安然无恙松了口气，去代销店买了条向阳牌香烟送了金根，连声致谢。金根不好意思，叫丈母叫不出，只好说阿姨不客气。

伟利又来信，苦兰告诉他，有了男朋友，快要吃喜酒，并祝其幸福，找个好对象。还说有机会将花布退还给他。受此打击，伟利来信大为减少，有一封信中有天旋地转日月无光的字眼，后来就没信件了。

一朝怀胎，十月分娩。1971年5月底，农忙前夕，苦兰晨起肚痛，炳叔炳嫂金根摇船把苦兰送进塘市卫生院。临产前，需直系亲属签字，金根以丈夫身份签字。苦兰叫唤了一阵，喊姆妈，叫金根，孩子顺利生下来了。六斤半的娃，男孩，黑皮，生下来啼哭不止，手舞足蹈，生命力旺盛。护士清洗完毕，抱给产妇看，金根眼快看见了，要紧闭住眼。苦兰失色，嚷，金根，扔马桶，扔马桶。金根垂头丧气说，兰

兰，没马桶。苦兰发火说，扔坑缸，扔厕所。金根不动弹，苦兰骂，小棺材，不踢不动，要你做啥？又嚷，嫂子，你去扔，掐杀掐杀！不要让我见到他。护士说，孩子有出生权利，溺婴犯法，医院不会允许。金根说，对，对，癞痢头儿子，自家好！从护士手里接过婴儿，抱在怀里，不敢放到苦兰身旁，炳叔炳嫂进房过来看。

婴儿睡着了，闭着眼睛，打着呼噜，裂开的上嘴唇红艳艳的，似涂了亮丽的口红，往上翻，差点碰到两只鼻孔，豁口足有一厘米宽，A字型，像个无法愈合的伤口。从那儿望进去，能看到粉红的牙龈。嘴巴流着口水，滴答留不住，形容掘开了的堰塞湖言过其实，确切的形容则是“泉涓涓而始流”。左眼似吃了一拳，四周留着一大块青色胎记，面积超过一个鸡蛋，不，鹅蛋。那可能是他不择手段攻击竞争者尾巴留下的伤疤。豁嘴无从考证，可能是穿军装的嘴唇疤痕的恶化，说不定他以前也是兔唇，经过缝补。不错，也可能受了佛道中医传统文化的攻击，吃了马尿药片归一丹后的记录。婴儿大小眼，左眼小，右眼大，五个月后，看人不停睛，目光若闪电，游移不定。面相活脱脱穿军装的翻版。

三天后出院，期间苦兰正眼不看产儿，因为看等于见到穿军装的。借口无奶水，由炳嫂用米汤喂养。产儿蛮奇怪，边哭边挥舞拳头，脚踢蹬，颇具攻击性，似乎愿跟天下人为敌，肉体蕴藏无限能量。苦兰拧一把，哭声加倍放大，既像讨奶吃，又像不满反抗。

出院前，医生说三个月后戴个环，刮宫流产不好受，还说嘴唇毛病不要怕，满六个月去县城做修复，金根连连点头，对苦兰说，老婆不要忘了。弄得炳叔炳嫂捉摸不透，以为这孩子是金根的。

回吕家村，刚巧炳嫂女儿回娘家，送娘的鸡蛋麦乳精，还有儿子捉住的甲鱼，炳嫂一同送给了苦兰。春秀也来了，送来老母鸡，笑呵呵的对金根说，谢谢你。扫了婴儿一眼，脸似冰霜，甚至没从炳嫂手里接过来抱一抱。背地对女儿说，跟猪睡觉才生这畜生。想顶嘴，担心烧晚饭的金根听见，只好忍气吞声。金根没啥可送，则陪在她身边，担当丈夫角色，烧饭倒马桶抱小孩，且熬住烟瘾不抽烟。

见此婴儿丑态，大家回避胎记豁嘴这字眼，不好意思说婴儿漂亮标致，听他响亮哭声，只好说胖、壮，像小老虎。背后有些说法，苦兰顾不得了。她跟金根说过，生这猪猡，比吃屎还难过。

婴儿啼哭不停，不知因为肚饥，还是到了陌生的吕家花园。以前呆在肚腹里，尽管黑洞洞的，看不见光亮，亮眼也是瞎子，但饭来张口，钱来伸手，一切由慷慨的脐带特供，俗称吃小灶。在延安吃咸肉饭，在朝鲜吃蛋炒饭，由你点菜单，吃茅台葡萄酒也行，红烧肉吃腻，或担心高血脂，也可以边收税边吃海鲜和西餐。呼吸由人代劳，大小便可以随地。子宫像装了恒温设备，没有冬夏，四季常青，亦不用缴水电费。它不在三合一整治范围，像租界三不管地带，不必领暂住证，也没人以防火的名义叫卖消防设备，居委主任不来东张西望，监控头、实名制拿它没办法。此外，子宫面积处于浑沌状态，扩张不扩张由房主说了算，没人拿皮带尺像量猪圈羊棚那样量子宫，稍有不合，便以违章建筑为由强拆处理。可现今声嘶力竭的啼哭，换来的是置之不理，这跟上访户在政府大楼前寻衅滋事一样。

脐带被剪断，丧失了口腹的福利，剥夺了钟鸣鼎食的福气，只好发扬南泥湾精神，自食其肉，先盘剥身上的脂肪。所谓的奶水只是摆设，为了掩人耳目，有一顿没一顿，到了晚上则停止供应。婴儿哭声小了，两只脚瘦了，没有小腿肉了，亦不踢蹬了，处于奄奄一息状态，当然也可能以睡眠的方式苟延残喘，就像冬眠的毒蛇一样。说实话，跟穿军装的一模一样脸容加速了他的崩溃。

小孩发高烧哉。金根说，摸上去滚烫，不找赤脚医生养不活哉。苦兰不理睬。赤脚医生何医生仍来了，打了葡萄糖，吃了退热片，小孩的面孔有了血色。临走，何医生关照满六个月，小孩的嘴唇去做修

复手术，合作医疗，费用由大队报销。说这毛病不能拖，拖延影响小孩身心健康。临走，给了金根一盒避孕套，苦兰难为情转过了头。

夜晚，小儿睡在苦兰脚跟头，有一次吓通跌倒床底下，挣扎似蜒蚰，哭声似猫叫，深夜分外凄厉。一会，床架子扭动，发出吱咯声。突然婴儿睡的地方掉下一块望板砖，灰尘簌簌落落，刚巧掉在床架子上，翻了个身掉在地上，差点砸中婴儿的脑壳。苦兰下床看婴儿，六月底的天气，按理身上有汗，小儿仍冰冷，皮肤紧绷，像风干的猪肉，有鸡皮疙瘩，额骨滚烫，似一盆炭火，手掌放鼻孔上，感觉尚存一口气。豁嘴黑洞洞的，流口水。没抱他上床，没帮他盖被子，剥了小裤，让他亮出小卵，任其自我冰冷。小儿不哭，休养生息，两只眼闭了，铁了心熬漫漫长夜。长夜漫漫，黑暗无边，天边的残月照不进一丝光亮。也是命大，天亮尚存一丝鼻息，但已失声，豁嘴微张，口水停流，其眼神处于弥留状态，像舍不得离开阳间。金根过来喂了米汤，起死回生，哭声响亮起来。苦兰觉得这不是可怜的啼哭，而是心中的怒火。

不管如何啼哭，苦兰都装聋作哑，有时吃勿消吵闹，则用棉花塞住耳朵。如是啼哭停息，明白他暂时休整是为了东山再起，因此欲耗尽他的精力，让他油干灯草尽，不给喘息的机会，捏住鼻孔，张嘴呼吸则捂住嘴巴，小儿憋得脸孔紫涨，不得不提前吵闹，如此反复，双方处于拉锯战状态。苦兰吃准他总有一天挺不住，若是死皮赖脸活在世上，她要使出断粮停水的杀手锏。

期间也有怪异迹象，半夜时分啼哭一声，随即无声，像喉咙噎住口水，又像被人掐住咽喉。眼睛闭笼，豁嘴停水，手不动弹，腿蹬了一下不动了。天亮，屎尿横流，臭气冲天，犹如老人粪便。没有寒热，两只眼睛似死鱼眼珠，没有亮光，漆黑一团。以为死了，手臂有青淤，身子却不僵硬，金根早上过来灌了米汤，又哭声连天。

白天，苦兰装模作样给孩子喂奶，身子有意摇晃，还站起身拿什么东西，小孩吸不住奶头，急得乱哭。奶水不足，金根用米汤喂，孩子晓得这是进食的难得机会，吃奶一股劲的，喝米汤也一口一口不停息，生怕夺了他饭粮。有一次米汤喝完了，仍紧紧抓住汤碗，嘴里欧欧欧的。

金根不晓得苦兰用意，只要小孩哭叫，就喂米汤，让他一次喝个够，无意成了婴儿的救命稻草。金根想问孩子的爸爸是谁，又想给他起名字，看苦兰哭丧阴沉的脸，不敢开口。

夜深沉，金根呆在苦兰床边舍不得离开。苦兰说，你把这半碗奶水喝了，泼掉不舍得。金根答，给孩子喝吧，瘦得要命，三个月才重一斤，我担心养不活，哭声都细了，像猫咪。我不喝碗里的，要么……苦兰亮出奶子，咕咕笑道，你来吃呢。金根说，我不好意思，吸你的奶头，抢小孩的奶水。苦兰笑着说，馋痨假客气。金根道，既然这么说，我尝一尝。尝了一会，苦兰闭上眼睛说，你吃我的奶，不安份，刺激直抵心底，还有骚的感觉。金根呵呵笑了，说，你摸我下面，我的骚劲更强烈。隔一会，又说，会不会升

官了，把你扔了？会不会师长的女儿看上了他，做了陈世美？兰兰说，你说呢？

苦兰跟金根呆在一起，兴奋刺激愉悦，还有安全感。在她眼里，金根是她恩人，让她绝处逢生，理当以身相许，涌泉相报。如果金根愿意成婚，她愿意，反之，绝不勉强。她不知道由于感激而相爱，还是以前喜欢金根，只是因为穷，自己有抽调回城的念头而将其弃之脑后。她没有意中人，大概金根就是吧。所以，她在金根面前很轻松随意，经常让半个铺位叫金根睡在她身边。金根躺在床上，有了那件事后，通常没命的亲她，亲她的脸，亲她的乳房，最后调皮地吸几口奶。这行为显然不是抢小孩的口粮，而像调情的方式。直至产后三个月，他才有了那念头。苦兰陶醉在情欲中，感受雄性的搂抱，只是搂抱而已，苦兰怕怀孕，不让他第二次插入。金根曾亮避孕套劝说，苦兰担心三长两短，不应允，后经不起他的软磨，答应过一次。金根摸摸索索套了好一会，又像门外汉。

有一次苦兰说，要不是不死心，想抽调回城，也想跟你生孩子。金根沮丧地说，孩子不能有了，有了这豁嘴够我俩受了。要是外面还有一个更够你受了。你不让我跟你在一起，以为不爱我，原来想回城。苦兰说，想回城，也怕再怀孕，你也不想要小孩，啥时候陪我去公社卫生院戴个环。想生育，再拿掉不迟。金根答，好的，随时可以去，只要你身体没问题。噢，大家都在说，我喜欢你，不讨厌孩子，喜欢这拖油瓶。你能告诉我，孩子是谁的？苦兰说，你想跟我过日子就不要问。

苦兰明白豁嘴存在的后果，不说心理上厌恶，就从人的本能而言，金根不见得喜欢这拖油瓶，他不过装模作样而已，再者，想抽调回城。因此，不管割麦插秧如何劳累，仍念念不忘最终解决，以不露痕迹的方式。嘴上说，孩子也是一条性命，杀心一直隐藏心底。戴着面具，喊宝宝，起名叫留儿，刘留儿，意思刘家的子孙。春秀知道女儿的心思，担心她心软，元旦下乡，趁女儿外面吃中饭，进里间动手。大冷的天，小孩流着口水，下巴下面都湿了。他穿着棉袄棉裤在床上玩，春秀进来，咯咯笑，伸出手要她抱。春秀闷声不响，用被头捂住他的鼻孔和嘴巴。叫不出声，两只手扯被子，两只脚踢蹬，床铺扑扑响，一会儿没动静了。苦兰听见异响进房间，娘朝她笑，苦兰如释重负，看了一眼隆起的床被，走出房间，春秀跟着走出。

母女俩坐在饭间不说话，春秀闷抽烟，伸懒腰，苦兰洗好饭碗，低头纺黄纱，偷偷往外望，看有没有过路人。隔了刻把钟，不约而同进房间。小孩闷声不响坐在床上，朝她俩笑，要娘抱。豁嘴血红，口水不止，鹅蛋大的青色胎记赫然在目，一大一小眼睛像猫眼，发出夜明珠般的光芒。

不敢正眼看留儿，担心出生七个月的小孩牢牢记住她的面孔，急忙出房间，嘴里说，碰到赤佬，碰到赤佬。苦兰面色发白，也急忙离开，说，像鬼魂，讨债鬼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！

产后三个月，去大队妇女主任那儿打戴环证明，伍主任说，啥时候请吃喜酒，金根说快了。金根陪着苦兰去公社卫生院戴环。炳嫂，也就是秋香，不放心跟着去了，苦兰猜测是娘托付她的。戴了环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再也不怕怀孕了。想起强奸打胎养私因，内心对性生活充满恐惧，但欲火从心底燃烧由不得自己。喜欢金根爱抚，挑逗，克服了性生活的厌恶，便成了家常便饭。苦兰不明白，为何如此喜欢与金根作爱，爱的表达，还是性的需要，还是前世少了他风流债。越来越离不开他，金根成了她的主心骨。

生怕金根说她残忍（不知怎的，她在乎金根的感受），听医生的话，小孩出生第二年一月中旬回城帮小儿做了兔唇修复手术。手术顺利，医生说嘴唇的疤痕难免，原因皮肤色素差别，成人后留个小胡子就行了。脸上的胎记，医生说无能为力。金根想去四丈湾见丈母娘，苦兰担心撞见姓黄的，说下次吧，我们进度太快，担心被娘骂。

金根晓得苦兰想抽调回城，担心跟老农成婚影响抽调，所以没领结婚证，不跟她住一起，不一只锅里吃饭。村里人都知道他俩好上了，猜测这孩子究竟是谁的。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，直至 1973 年 11 月底金根其兄干活时不小心触电死了才发生变化。

金根哥哥金青是木匠，由于家贫，1966 年入赘常丰大队王家宅基做女婿，那儿离吕家村隔条河，过桥便到。女方原是小地主，土改时挖浮财，吃不消拷打死了。有个说法，想坦白，节骨眼上断了气。土改工作队晓得他油水不多，没采用过激手段。先循循善

诱，后饿他。不料耐饥，三天不进米水，唇干口燥头晕目眩不求饶，似乎像道士那样练过辟谷。于是吊打，吊打象征性，脚踝没吊石头，两只脚没烤柴火，更多是威吓，打耳光，用鞭子抽小腿。小地主体弱多病，留几根老鼠须，眼睛骨碌骨碌的带贼气，平时舍不得吃，比如，一早去塘市孵茶馆，临动身，蘸蘸乳腐嚼嚼咸萝卜吃碗粥，然后用挂在门后的肉皮抹抹嘴，给人感觉，早饭吃了大肉面，然后边吃茶边用牙签剔牙缝。他留下一个半瞎的老婆，跟一个女儿过活。由于成份不好，似花的女儿耽搁到 25 岁才成家。

家剩三间老屋。老屋高大，称不上雕梁画栋，看上去却气派不凡，大厅红柱子有水桶粗，不过里面空空如也。确切的消息说，土改完毕，家里仅剩 16 只碗，一张饭桌，四条长凳。土改工作队开了批斗会，把里面的家具，包括雕花床、红木桌分给贫下中农，贫下中农觉悟不够不忍心拿，工作队一时性起一把火烧了，为此受到上级的批评。

虽说招女婿，金青在女家蛮有地位，因为手艺人会赚钱，赚了钱及时上交，云娣满意，半瞎丈母无话。夫妻其乐融融。金根常去那儿吃酒，空手去，吃了酒，吃两碗饭。有时烂醉如泥，睡在藤榻上，作为回家前的过渡。嫂子捏他鼻头，给他盖被子。半夜酒醒回家开门走了，不跟兄嫂告别。听见开关门声，半瞎老太起床上门问。云娣不邀请他吃酒，也不讨厌这酒鬼时不时出现。

安稳过了三年，金青愁眉不展，问其究竟，吞吞吐吐说，三年不生孩子有意见，说冷精。不懂冷精啥意思，问云娣不说。问金根，金根不懂。查《新华字典》，只有冷与精的解释，没有冷精这词组。问何医生，笑而不答，后来才说，这学问三言两语说不清，是民间俗语，大概意思不能生育。金根望文生义，以为指冷藏的精子，像长年累月存放于冷库的猪肉，变质不能食用，女人吃了肚疼。

夫妻关系发展到房门不开，不同床，扬言扫地出门的地步。只好搁个门板睡灶间，第二天收拾，不让外人知道。在外面磨斧头发狠话，云娣晓得他胆小置之不理。金青换了面孔恳求，说，念夫妻多年情份，还说，一根绳牵两只蚱蜢，意思该同舟共济相依为命。娣娣回答睡灶口头，老虫猫咪都睡灶口头，那儿暖和。要是开门接纳，肯定缴了工钱。后来就以缴工钱方式跟她睡觉，有点像旧社会嫖客逛妓院，边送钱

边吃肉。半饥半饱，一腔欲火只好发泄在木工活上。金青说，身体蛮好，能吃能睡，说不定她才是不生蛋的老母鸡。金根蛮同情哥哥，晓得扫地出门，年过三十的他也是打光棍的命。

1969年3月有一天，金根下午收工，无事去金青家吃酒。不在，掉头离去时云娣叫住，叫坐一会，说金青隔壁生产队帮人做家具，晚上回家。金根晓得在人家干活有酒肉饭吃，执意要走。云娣没挽留，说那么下次来。又说，帮我大衣橱顶上拿脚盆。金根答应进了房间，云娣关门上了门闩，拉上南面窗帘，说有话跟你说，叫金根床沿上坐。担心有人看见，有嘴说不清，没去坐床沿，坐在床踏板上。云娣见状，坐在他身边。

跟你实说，你反正是金青弟弟，不是外人。云娣说，金青是好人，顾家，赚了钱不浪吃浪用都上缴，可是结婚三年不生孩子，娘有意见，叫我离婚赶他走，我舍不得，但不生孩子没办法，迟早被赶走。金青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，说我不生蛋的老母鸡，惹得娘生气，恨不得明天就赶太监走。想偷汉，证明是能生蛋的老母鸡，但附近没汉可偷，老的老，残的残，都是歪嘴揪鼻头，瞎眼地鞭灰（毒蛇）。有几个入眼的，担心偷了缠住不放，喝酒吃肉敲竹杠，所以请你出主意，叫我怎么办？金根说，这种事我不懂，还是孩子，不是男人。你不要赶金青，回去没地方住，我也在找机会做上门女婿。

云娣道，跟你明说，你借种，可以帮金青忙。金根站起来，说，弟弟叫阿哥做乌龟，跟嫂子睡觉，还

说是帮忙，人家知道，脸往哪儿放？武松可没睡潘金莲。云娣说，你不是武松，我不是潘金莲。潘金莲贪白相，我是为王家延续香火，让爸爸九泉之下安心。你要晓得，借种不是轧姘头，轧姘头是寻开心，你尽可理直气壮跟我睡。你睡了我，阿哥开心，爷娘开心，你我开心。借了种，我俩不来往不就完了，谁晓得？不晓得等于没发生，依然你叔子，我嫂子。不要以为对不起金青，叫他做乌龟是帮他的忙。他不做乌龟，谁做乌龟？不做乌龟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他就是乌龟的命，他要谢谢你。做了乌龟，王家有子孙，他继续留我家，有个归宿，你也尽了做弟弟的一份力。

见叔子沉默无语，以为心动，接着说，给你吃，给你喝，总要报答我吧，以为人民公社大食堂？我喂狗了，你忍心王家断子绝孙！去年就想叫你帮忙，不好意思说，你看不出对你有意思？上个月灶口头拉你的手，你忘了？趁金青不注意，朝你嘴里塞红烧肉，你忘了？今天拉破面皮跟你说了，不答应，不会让你走出房间，我要面子。你到处乱说，只好上吊。嫂子死了，你开心吗？说完，撩开衣服，解开肚兜，亮出奶子给金根看，说，多白的馒头，摸摸呢，我是男的也想摸。又说这几天不回家，去城里干活去了。说完亲叔子的脸，解他的裤子。见他的裤子旧了，说嫂子给你做一条。

金根心动，面孔通红，裤带又是活结，被嫂子一把扯了，想拉住裤腰做个姿态，谁知短裤都掉到脚板头，更不用说长裤棉毛裤了。也不知谁脱了短裤，心里乱糟糟的，不知被动还是主动还是自动上了床。当

然，总体而言，仍缺乏积极性，有点听天由命的样子，毕竟童男子，缺乏临场经验。见其磨蹭，不懂云雨，云娣笑着说，到手的羊肉不会吃，还要叫人喂？

就这样成了。嫂子抱住不放，可能意犹未尽，还想睡一回。叔子说，我不是你的姘头，倒像一头公猪。嫂子笑着说，你是姘头，我也是姘头，你是公猪，我就是猪婆。给你玩，不开心？我担心你事后想嫂子，睡个没完，嫂子拿你没办法，嫂子还要田里做生活，没气力给你白相。临起床，云娣生怕成功率低，加了保险，又叫叔子出了身汗。这次给她感觉，金根面皮厚，全身心投入，带有娱乐的成份，时长翻了一倍。离开时，金根端详云娣，发现皮肤黝黑，面容端正，眼神闪光，姿色中等，他问自己怎么以前没发现嫂子的出色。

事成之后，金根想念云娣，又怕见金青，所以忍住半个月没去。直至金青回家，神情无异样，一块石头才落地。金青邀请弟弟去他家吃酒，金根顺水推舟去了。小菜丰盛，有咸鱼，炒蛋，金青悄悄说，天开眼，黄酒是云娣买的。嫂子神色正常，既不热络也不冷淡，一边招呼，一边挑了粪桶去了趟自留田，待回家已掌灯时分。趁金青小解，云娣说，隔三天再来，月经来了没得胎。金根没说话，想拒绝开不了口。想了三天仍去了。如此反复，连续三个月，娣娣才说有喜。按侄子明华出生月份推算，得胎是四月份，云娣谎称未怀孕，五月份又叫金根睡了一次，起床才贼忒嘻嘻说有喜了，骗玩了金根一次。就因为这一次，激起了金根的情欲，晓得嫂子贪白相，后来有机会就跟嫂子玩，云娣有时半推半就，有时迫不及待，甚至放

弃守株待兔，赶到吕家村找金根，风尘仆仆的，兴趣盎然的，搞得金根神魂颠倒。半瞎老太装聋作哑，金根金根嘴里甜，金根怀疑借种是老太出的主意。

明华的面相像金青，也像金根。金根把他当儿子看待，心中充满柔情。他疑惑会不会哥哥的种，仔细端详，一根藤上的两只瓜，扑朔迷离，安能辨异同！问云娣那两个月跟金青玩了几次？云娣安慰说，老机器三年失灵，难得玩，半吊子，才一分钟，还弄脏我大腿。

办金青丧事，云娣干嚎，金根哭不出，跟着干嚎，嚎不下去，溜出去喝碗水抽支烟喘口气。金树、金英哭得死去活来，金根娘——凤凤哭得昏了过去，金根爸——兴旺扶她床上休息。明华活蹦鲜跳，围灵床转圈，娘打了屁股才缩在墙角闷闷不乐。半瞎老太在金青灵床旁呆了一会，揭了盖头，哭着嚷，金青，你死得好苦，叫孤儿寡母怎么过啊……片刻收住嚷，劝女儿止哭，到灶间忙碌。

办了金青丧事，金根想不说，拖一阵子再说，心里放了块石头，隔了两个月，受不住跟苦兰都说了，包括如何上床过程。说嫂子办丧事干嚎，暗地里朝他笑，有空跟他说话。叫他陪她过一世，一年后进门，明华要他这亲爸。又说金青 30 元私房钱归他，见他不开口，说了句脏话：敢促出（生孩）不管，不会放过，不管你有没有女人，都要闹个天翻地覆。明华没老子，我没男人，不想活了。玩嫂子，说出来鸭屎臭，人家不相信嫂子勾引叔子，只会说叔子不要面

皮，卵硬欺瞒（欺负）自家人。许愿：只要答应倒插门，允许今后偷婆娘。

金根又说，嫂子烈心泼辣，爬在我身上弄乖张（性游戏），半瞎老太敲门都不怕，抱住我继续白相，越发来劲，老太不识相继续敲门，说作孽，要天打，老祖宗天上看，她骂老逼，老勿死，外面没声音，我也软了。好心惹了一身骚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，地主该绝后，贫下中农不该输送新鲜血液。

说完松了口气，说肚皮饿，想吃咸肉饭。其实晚饭才吃了两个钟头。苦兰给一块钱，兴冲冲去大队代销店。买一斤咸肉，一包向阳牌，剩两分，买了两根棒糖给留儿。路上拔几棵青菜，回家烧咸肉饭。留儿吃了棒糖，想到灶口烧火，被苦兰赶进里间。香气扑鼻，狼吞虎咽，吃了一碗，苦兰不吃，金根用汤勺喂了几口，后来摇头闭住嘴，便把她的那一碗也吃了，觉得吃相难看，不好意思，往苦兰嘴里塞了块咸肉，又说草窠里的米，一半给我吃了。

听了诉说，苦兰没多说什么，进里间拿了双布鞋，说你试试脚，又幽幽的说，你的意思，只有一年缓冲期，让我适应，一年之后不理我，不管我死活，有理由找男人？金根说，没这句话，留儿也是我儿子，我嫁到她那儿，仍旧两头走。你反正想回城，我不拖后腿，我自知不是你的意中人，大小姐。你要回过头来想，说实话，明华是我生养的，留儿不是我生养的，他爸促出（生养）不管，我救了你，承认是我孩子，遮了你丑，其实不欠你的情，相反你欠我一条命。如果你上吊背（拉）脚，不放过我，跟云娣两头

夹攻，我肯定半斤乌焦（身败名裂）。以前，娘说过，说烂好人，像菩萨，恶水朝自己身上浇，人家以为你把她的肚子玩大了。卵讨便宜逼还债，自作自受。听金根一席话，苦兰若有所思，想了一会，不知所谓还债的含义，但明白金根嫩，不知嫂子只是威吓，真的将叔嫂通奸的事说了出去，她有何面孔再招男人？由于自尊，不愿说出来，苦笑说，既然决心下定，你也无路可走，我把我的男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出嫁，也给你 30 元，还有几尺花布，给云娣做件衣服。金根抱住苦兰，泪流满面叫：兰兰，大小姐，大人不记小人过。

兔唇修复之后留下斑痕，左眼胎记照旧。孩子两周岁后，眼神活灵，动作敏捷，趁娘坐下休息扑到膝盖上，钻进怀里抓奶子。嘴巴碰到乳头，哪怕没奶也吸个没完，像没有断奶。苦兰拧耳朵，他忽地咬了一口乳头，过后呜呜哭，像认错的样子。三周岁，若是金根来，则叫爸爸。苦兰令他叫叔叔，他坚持叫爸爸。说没爸爸，他就是我爸爸。金根心花怒放抱住他，说乖儿子。若是春秀出现，他躲在娘身后，骂坏好婆、臭好婆、屎好婆。苦兰拣小青菜，递凳子，抱住她后背，叫姆妈。会垫凳子灶头上盛饭，还会帮娘灶膛塞草把。肚子出色，吃了汤罐里的温水不拉肚。两岁时，大便就自己擦屁股，五岁便会舀水脚盆洗澡，还想自己洗短裤。

仍旧睡在苦兰脚跟头，有一次半夜苦兰听见敲门声，以为金根做小工回来了，其实风声，点了灯，发现四岁的留儿坐在床上，眼睛睁得老大，一只手指头塞在嘴里，说看见猫在床边走过，朝他叫。

苦兰敌意减退，春秀提醒有了这拖油瓶，嫁不出去，眼睛一块青记，今后怎么讨老婆？做了光棍又是拖累。你心软留祸害。苦兰心动。那年留儿五周岁，毛主席逝世，春秀退休，也是 12 月的天气，滴水成冰，地上一层浓霜，有一天清早去水栈洗衣，留儿从屋里跟出来，走到母亲身后。四周无人，用力把他扔进水里。啊的一声，扑通扑通听见水声，吃了好多口水，哭不出声，身子下沉。苦兰装作救人，回家拿晾衣竿，准备把他往水下捅。到河边，水面没动静，只见留儿背部。苦兰用晾衣竿触他，没想到因此翻了个身，一把拉住晾衣竿，吐了河水，嚎啕大哭，过后喊姆妈，饶饶我，拉住晾衣竿不放。苦兰心里一软，不抽动晾衣竿了，想了想，又横下心猛烈抽动晾衣竿。留儿大哭，不断呛水，脑袋在水里浮沉，仍紧抓晾衣竿。村人出现，是胖矮娘，苦兰只好左一声留儿，右一声留儿，把他拉上岸。

口口声声“贼娘臭逼，贼娘臭逼”，到了晚上仍嘀咕，苦苦一时性起，拿起菜刀，留儿吓得跪在地上讨饶，说“否哉否哉，你想杀猪猡，我不是猪猡”，隔一会嚎啕大哭。一夜不敢进房，睡在外间灶口头。苦兰一夜没睡着。

春秀起先不知道女儿跟金根有一手，炳叔告诉了她。不敢说女儿，我跟炳叔好，你没面子，怎么你有了私因，又跟金根睡了？后来金根“叔接嫂”，招女婿到王家宅基，春秀以为女儿跟他断了线。

金根好几次称大小姐，苦兰不解问。金根道：我父亲说的。他是吕先生家的花匠。你的面相像吕先生。我怀疑你眼神，还有惹毛了你，脸上那股杀气，都是吕先生遗传给你的，我都有点怕。你朝留儿瞪一眼，他吓得逃了出去，有两夜躲在炳叔家。炳嫂说，睡觉钻在她怀里，浑身发抖说胡话，早上醒来叫她抱，不愿回家。徐铭达是吕先生的养子，原叫花子，吕先生一手培养，读书识字，送上海念大学，成了亲信。吕先生弄大了丫头的肚子，就是你娘春秀，吕太太暗地跟他拼个死活，担心分了她儿子家产。吕先生玩丫头她不反对，因为自己身体有毛病，她只担心生孩子。吕先生只好将你娘给徐铭达，出钱成亲，遮掩肚里的骨肉。我娘说，春秀磨好墨送夜宵，给太太请安，回到书房，坐在太师椅上打瞌睡。吕先生给她披棉袍，把她抱到湘妃榻上，脱了鞋子，盖了被子。那时候春秀才 20 岁，噢，1946 年。炳叔说是贫下中农，其实是吕先生的狗腿子，帮他收租摇船看米行。吕先生上城里，南门坛上听书，得意楼吃茶，浴春池洗澡，做跟班端夜壶，把雌头（妓女）领到栈房里，然后看船吃老酒。干活卖力，吕先生把秋香许配他，自此大家不叫秋香叫炳嫂。其实秋香也和吕先生

睡过觉，没怀孕，送给了炳叔。炳叔心里有数，暗地嘀咕，老爷吃剩下的才给下人吃。我爸还说吕家风水全靠大门口两只石狮子，风水先生说的，土改工作队硬是扔进龙泾河，叫地龙压天（云）龙，破坏了归园居，吕家就此败了。我说的你不能对你妈说啊！

金青死后一年，1975年年初，金根跟云娣成家后，仍经常到苦兰那儿，晚上来，十天八天来一次，不睡整夜，夜12点前起床回家，苦兰习惯，给了他房门钥匙。后来买了小划子船，推托在外做生意，整夜泡在这里，舍不得离开，村里人知道，习以为常。金根四乡八镇贩卖蔬菜大米、黄豆赤豆，带了铺盖行灶睡船上，每天也有一至两元收入，日子过得蛮顺当。

有一天，金根叫苦兰将留儿托炳嫂照管，坐小划子船跟他进芦苇荡玩，苦兰答应了。这相当于现在的一日游、自助游。到摸奶桥碰头地点，金根买好荤腥老酒，坐在船上等。小划子搭了船篷遮风挡雨。空间狭窄，却井井有条，可两人容身。金根制了床板，白日堆在一起，晚上排好放铺盖睡觉。还置行灶，吃住船上。空闲则钓鱼摸螺蛳改善伙食，有点沙四龙味道。

过塘市镇一里远，眼见牛在岸头吃草，人在水里捉虾。惠风和畅，晴日高照，一丛丛芦苇随风摇曳，一会儿船进入芦苇荡。一眼望去，密不透风，叶子碧绿，芦杆茁壮，还能看见寻食的野鸭。河道狭窄弯曲，有的地方浅滩，有的地方分开芦苇才能通行。进入芦苇荡深处，停船点火，吃酒吃饭，饭后一碗大麦

茶。吃酒时，船主叫大小姐靠在他胸前，边喂酒边摸乳，吃茶也这样，边摸奶边吃茶，可称之为“奶茶”。苦兰都从了，昏头昏脑，星眼朦胧说，人生快活不过如此，有个男人有口酒。隔一会眼红了，像流泪却不好意思流，大概看见几张芦叶黄了，听见鸟儿一声凄厉的缘故。金根不明所以，说话声音低了，一脸巴结，问哪儿得罪你了？苦兰笑了，说，眼前风景独好，何必自寻烦恼，金根跟着欢乐起来。太阳开始西斜，铺被午觉，动员大小姐脱衣就寝，说天当被，地是床。怩怩怩怩，经不起船主纠缠只得从了。小船摇晃，芦叶跟着摆动，激起道道波纹，荡漾开去，经久不息。待舱里云收雨散，船外云起雨骤，下起太阳雨。阳光下密密麻麻的雨帘，芦叶晰粒萨拉，雨水滴滴答答，水面跳跃，激起朵朵水花。雨点掉落船篷，随之组成一条条清流从船篷滑落河中。当空彩虹，芦叶翻飞，风吹水面之涟漪，雨打芦苇之沙沙，其景仿若水墨画，其声宛如天籁音，苦兰醉了，躺在金根怀里，说再让我吃口酒。

回家路上，金根对苦兰说，云娣满意，说比金青强多了，会水磨功夫，脑筋亦活络，会赚省力铜钿。苦兰没醋意，说不要忘记家里的大小姐就是了。我不想听你床上细节，嫂子喜欢你，我开心，骚屌只配让乡下女人白相。金根讪讪地说，你是大小姐哇，凶，刁，想得开，我更喜欢你了。花匠的儿子，大小姐喜欢，算福气哉。

期间有人帮苦兰介绍对象，对方乃大龄职工，一只耳朵聋，另一只耳朵不晓得聋不聋，反正戴助听器，不嫌鄙女方有拖油瓶。苦兰一口回绝，她不愿连

累人家，不想辱没自己大小姐的身份。大小姐毕竟大小姐，哪怕养了私囡，哪怕沦落风尘，仍旧大小姐，仍旧一只凤凰。

有一次上城，晚饭后闲逛，遇到高中教她英语的徐老师，寒暄了几句，接受邀请去了他住屋。徐老师原住在学校教工宿舍，后搬往青龙巷。一学生家长是房管干部，帮他搞到的。独门独户，两间平房，租金每月一元。

徐老师请她外间坐，泡茶，问了近况，苦兰回答，跟老农成家，生了一孩子。徐老师说不出啥，安慰了几句，意思好花插在牛屎里，便握住她的手。苦兰想起他在学校跟她的缠绵状，望着他满头灰发，布满皱纹的脸，仿佛理解别妻离子在外教书者的心情，也明白普天下的男人可能都是这德性，看见美色神魂颠倒，情不自禁，于是任凭他握。徐老师哼了几句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岂在朝朝暮暮”，哼完抱住了她。想起他以前帮她缴 5 块钱学杂费，再加上自己破了身子，金根叛逃，或者说脚踏两条船，没有必要为他守什么贞节，半推半就顺从了他。徐老师无艳福，可能心里紧张，力衰体弱，结果力不从心。他满怀歉意，难为情地看着苦兰，说，心理上把你当女儿，压力大。后来又说兴奋时一阵头昏，好像有人用枪柄砸他的头。见其可怜沮丧，苦兰安慰，年纪不让人，礼节性的亲了他一下脸。临分手，掏出 10 元钱，说贴补贴补，乡下日子苦，丈夫是老农，表示一下心意。一阵反感，大小姐不理掉头而去。走了十多米，转身回头看，见徐老师仍站在门

口望着她远去，一阵心软，想起他所说的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。

今晚金根带了条鲫鱼，放在面盆里，掏出 10 块钱，拿出一只金戒指。苦兰问哪儿来的？金根不说，只说向你求婚。苦兰说，求婚是重婚犯，小算盘打得好，想讨小老婆。金根说，没领结婚证，可以跟你结婚。有朝一日，要明媒正娶做你的男人，不喜欢偷偷摸摸。这戒指不是贼货是横财，穷人头上也有一片天。

原来金根一直琢磨丈人钱财藏于何处，云娣告诉他，钱肯定有，死不交代瞒着娘。有一天见房门门槛松动，想用大洋钉加固，青砖有空洞声，拆了门槛，撬开青砖，下面小酒甕，内有两百袁大头，三只金戒指，都用布包了。卖掉一只戒指，换了 20 元，与苦兰分享。

一五一十说了，又对苦兰说，明天要把银洋转移到这儿，放在王家宅基，担心半瞎丈母发现，事情闹大。还担心云娣认为银洋不止两百，以为贪污。苦兰说，可能这是小地主的全部家底，铲饭粢（锅巴，连锅端意），等于打土豪分田地。怪不得炳叔炳嫂，我娘，在吕家花园东寻西觅，原来想掘横财。娘瞒着我，勾结外人盗女儿家的财宝。不知我家有多少财产？金根道，数不请，搭粥棚，救叫化，买棺材，埋死人，买坟地，修祠堂，大手大脚，土地庙观音堂四时八节也受不少好处。祖辈说，明代矮东洋攻海虞，吕家帮官府修过城墙，出过兵饷。吕先生是独苗。我

爸说，被人勒紧脖颈，眼睛暴凸，发不出声。以汉奸、伪镇长、恶霸地主的罪名枪毙的，死于 1951 年。打了两枪，一枪胸口头，不死，不倒，再加一枪额骨头，村民联名求情也没用，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

小划子在四通八达的河道里航行，销售货物，销赃，比如铜线铜块机器构件，还有来历不明的米麦棉花。金根为人谨慎，若没及时倒卖，将船停于芦苇荡，有的赃物沉于水中，空船回家。由于自带铺盖锅灶，可以像新四军日夜栖息于芦苇荡。处境比他们好多了，没有皇军巡逻艇的袭击，没有胡肇汉、野游击队与其搞磨擦，内部的火拼，比如想搞掉朱阿伯，火星子也溅不到沙四龙身上。

不愿亏待苦兰，叫她少出工，纺黄纱。保证吃穿。其实苦兰并非扶贫对象，靠纺纱能养活自己和留儿，金根仍每月五元八元接济。他称苦兰为大小姐，愿意做她的佣人。说户口固然落实王家宅基，保持清白身，坚决不领结婚证。

夜深人静，金根从活络地板下掏出银洋，在大小姐面前清点，苦兰明白不是不信任她，而是在乎这些乌油油的银洋，喜欢看它的成色，听它的叮咚。金根搞不懂这么灵光的袁大头，每枚只值三元钱，还要偷偷摸摸兜售，戒指销路好，可惜只有两只。生活所迫，将银洋换成人民币，便惋惜说，今天少了 3 只，上个月少了 2 只，现在剩了 146 只。

云娣听到一些风声，金根否认。云娣说上门去吵，骂不要脸的婊子。金根说，你去吵，我把你家的老屋烧光，我也不想活，你也活不了，你试试看！云娣不言语了。

日子水波不兴，一天天过去，1979年10月，留儿八岁，插青抽调回城，苦兰顺着洪流，带着孩子回城工作，母子户口落实四丈湾老家，苦兰单位落实在海虞红旗机械厂。活儿不重，噪音大，整天坐在布砂轮前打磨医疗钳，吃灰尘。戴了口罩，晚上睡觉仍咳嗽，砂布的焦味充溢她的鼻孔，只好在屋后对着河水做深呼吸。幸好定额宽松，可以磨洋工，每月工资29.5元，养留儿拮据。娘退休费30多元，一只锅里吃饭，帮了大忙。

跟金根告别，苦兰把剩下的81只银洋还给他，金根推辞，说放你那儿安全，还说黑心把我扔了的话，当纪念。我不敢问何时再碰头。苦兰笑道，又不是充军，水路只要三个钟头就能到城里，想来就来呗。金根说，晓得你回城，担心没钱花，陆陆续续在塘市茶馆出手20个银洋，50元你拿去，我留了10元，在城里没钱，等于活死人。有适当的成亲，不要痴情。你有机会成家，我才死了心，也算对你一个交代。我是牛皮糖，缠住你，你怎么摆脱？苦兰说，每月第一个星期天，上午九点在南门总马桥见面，如走不开，下个月再碰头。你把这戒指拿了，我用不着，换几个钱补补身子，小划子船风里来雨里去，叫我怎么忍心花你的钱？

春秀退休不久，跟发奎断了来往。苦兰估计发奎不中用才放过娘，也可能娘不中用，或发奎找到其他相好的。春秀叫发奎把吊环拆了，说看见就戳心，发奎说，好聚好散，留个纪念。又来过几次，想试探动静，又像欲重归于好，买了荤素，带了烟酒，摸留儿的头，留儿不理睬，后来不见踪影。

草鞋不打了，扎鞋底，做几双布鞋卖。倒不是为了钱，是为了解除寂寞。开始唠叨，兰兰，娘儿俩死活在一起，你反正不想嫁人，找个相好算了。拖油瓶害人精！

好几次想问娘的过去，问她跟吕先生的事，一直没勇气提出。娘有个现象，身体稍有不妥，便关照女儿，不能卖房子，说这是你父亲吩咐，吕先生也说过。我年龄大了，身子多病，也没能力探个究竟，地板撬过，青砖翻过，不见得拆楼房，找个水落石出吧。你要放在心上，我总觉得吕家有家财藏放在这儿。

不让留儿睡楼上，说怕见这赤佬，苦兰心底里也厌恶留儿，就架了床铺叫他楼下睡。她和娘睡在一起，洗澡只好提热水到楼上。留儿知趣不上楼，晚上撒尿不用夜壶，往屋后河里浇。苦兰记得回城一星期，放学回家哭了，说同学骂他豁嘴青记头，气得动手打人，结果反被三个同学打了一顿，衣服都撕破。春秀说了几句，他骂老太婆。拿了板条收拾他，朝屋后逃，春秀追上去，跳到河里，刚巧有船经过，将其救起。春秀对女儿说，这孩子命大，三番五次死里逃生，拿他没办法，不知啥星宿下凡。

晚上睡不着，跟女儿说私房语，都是些陈米烂谷子。比如，吕太太烧香念佛，不让吕先生睡，将他关在门外，面露笑容踱方步，念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……重庆读书的儿子无音讯，以为被日机炸死，以为参军去缅甸打仗，不知死活，问重庆的朋友音信不通。路途遥远，束手无策。想叫铭达改姓，过继为儿子，吕太太不情愿，只得作罢。还说，凤凤自以为有姿色，在吕先生面前显头活脑（搔首弄姿），想骗几个钱。吕先生上钩，给了一根银簪子，一只金戒指，嫌少，晚上自作主张上楼进书房，刚巧我磨好墨，吕先生在写字，写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人物”，坏了兴致，撕了宣纸，将她赶了出去。凤凤哭哭啼啼，吕先生给了五块钱。吕先生说，肚里有喜，花钱免不了，我情愿，没喜，铜钿扔水里。奇怪的是，凤凤跟吕先生不得胎，跟兴旺成婚，接连生了四个，三男一女，像老猪婆落小猪。听到这儿，苦兰没说，你说金根娘惹骚，你不是跟吕先生也有一腿，你肚皮争气，我才成了吕先生女儿。

民国 35 年年初三，归园居张灯结彩，锣鼓喧天。门前搭了戏台，两只石狮子脖项挂了红绣球。吕先生长袍马褂，呢帽一顶，胸花一朵，跟吕夫人祭天地、放鞭炮。这天是义子徐铭达、春秀大喜的日子。请戏班子，演了三天戏，戏目：《金猴献桃》、《王母祝寿》，还有《王宝钏》、《三请樊梨花》。有专人打发叫化子，来者一碗米、一角钱。有一位硬要卖女儿，下人不能作主，由主人定夺。该女十岁左右，面黄肌瘦，一身破烂，吕先生关照赏三碗米、三角钱打发。

新婚正日，重量级贺客络绎不绝，县长局长、中统局海虞县室室长、镇公所同僚、地方乡绅、社会贤达、文人雅士、亲朋好友都来了。国共军方代表也到场。为避免磨擦，将朱阿伯一行安排楼上书房，胡肇汉一行安置于楼下南面饭间。贵宾均入席于归园居，其余的置坐于临时搭建的房棚。湖圩陈疯子担心暗算不敢来，叫人送来贺礼。任天石无法分身来信道贺，谭震林潘汉年派特使祝贺，与朱阿伯共坐一席。为避免意外，调动塘市镇一个班的警察荷枪保卫。

春秀没有家，是孤儿，东洋人攻占野猫口，父母弟弟被打死，她躲在柴堆得以幸存。经人介绍，1942 年去归园居当丫头。由于没有娘家，花桥只好从归园居后门出，敲锣打鼓，绕了吕家村一圈，从归园居前门进。新郎焕然一新，出场迎亲。

新郎新娘拜天地、拜父母，互拜合卺、敬宾客。至夜 10 时，贵宾方散，新娘由伴娘秋香陪着入洞房。吕先生偕新郎跟众同僚拱手作揖送县长局长、中统室长上汽船之后，铭达跟义父道过晚安进洞房，吕先生则陪忠义救国军司令胡肇汉吃茶。跟他密谈了一阵，送了两条小黄鱼（金条）。胡司令答应取陈疯子的命，为国家太平，社会秩序，也要将湖圩强盗一锅端。朱阿伯生怕意外，叫人打了招呼提前走了，担心伏击，还叫武工队路口接应。吕先生想送两杆长枪，亦无缘消受。

洞房正门贴大红喜字，房内悬彩灯，彩灯四周绘有“鸾凤和鸣”“送子观音”等图案，墙上贴“天地君亲师位”六字。红烛高照，喜气洋洋。八条龙凤被山似的堆满红漆花雕床，上面洒有红枣、桂圆、荔枝干、红绿豆，以及红包。红漆马桶、大红脚盆、子孙桶嫁妆堆满洞房。

春秀穿大红广袖对襟衣、绣花鞋，盖红头巾，端坐雕花床沿。秋香站新娘身边陪说话，低低道，小便不急也上个马桶，刚见新郎官，上马桶不像腔三（样子）。新娘说尿不出，秋香答，那也没办法。你做了太太，不能忘记我俩姐妹情啊。新娘给了个红包，算小灶，说，跟我不愁吃穿，喜事办了，叫先生不让你干粗活。秋香说，吃点点心点点饥。春秀说，不饿。肚里的跟铭达怎么说？难为情，世上有这荒唐事，既做姆妈又做妻。秋香说，由不得自己，丫头是老爷先生碗里的肉。你给人睡了修成正果，我给人睡了没有结果。先生肯定关照铭达吃进……做皇帝的妃子，不

如做太子的正妃。肚里怀的是吕家的骨肉，不是野种。

说话间，新郎头戴呢帽，上身红袄，下身呢裤，脚踩布鞋进来，秋香向新郎作了一揖退出，临走对春秀说，明天一起看戏。我在外房睡，有事唤我。

夜半更深，铭达不说话，洞房徘徊，后来书桌旁坐了一会，翻了几页《早春二月》。春秀算熟悉的了，从上海读书归来，经常照面，从龙记米行回家向父亲交代账目，就餐时由其盛饭，晓得她是父亲的贴身丫头，不敢正眼看一眼。

父亲搓搓手，一脸无奈诉说他的困境，提出要求，说为了吕家血脉的沿续，务必含冤蒙羞担当重任，还说目前才两个月看不出。先是惊讶，随后一口答应。他没有理由拒绝义父的请求，义父救他脱离苦海，他理应万死不辞。走出书房时，父亲给了一枚蛋面祖母绿戒指，说给她套在手上，还说春秀是你的了，是你的贴身小棉袄。铭达连声答应，磕头说：接受父亲教诲，大丈夫无故加之而不怨，刀斧临之而不惊，唾面自干，似韩信，如勾践，忍常人所不能忍，方能成一世伟业也。吕先生说，钟儿不回来，偌大家业由你继承，望不负我对你的苦心。生儿，叫鹏程，生女，叫苦兰，就这么定了。

想跟春秀说话，不知从何说起，称娘子，叫春秀，想起她是父亲的爱妾，觉得轻薄。撩红盖头，跟她说话，看她的装扮，凤冠霞帔什么样，等于调戏。

铭达坐书桌时，撩开红盖头偷瞧新郎官。见其气势轩昂，头发乌亮，煞是英俊，不由心里喜欢。给云龙做小，不如跟铭达做大。秋香姐也说，小气的吕太太帮了你的忙。所以云龙提出设想，她表面上嘟着嘴，说，给老的玩，跟小的睡，我成什么人，心里却一百个喜欢。此刻，铭达在看书，不与其答理，不想并肩而坐，她忐忑不安，想主动示好，不好意思。后来忍不住开口，铭达睡吧。说完又后悔，想起老爷说的，务必守一夜花烛，等待第二天闹新房，见亲友。

铭达道，不能睡啊，老爷嘱咐守一夜花烛。看了一会书，担心冷落新娘，走到床沿上，叫了声春秀，总算挑开红盖头坐了下来。新娘水灵灵的，两只媚眼似涂了油，嘴唇红得鲜亮，身上香喷喷的，广袖对襟衣绣满锦鸡图案，风冠也在彩灯红烛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

拿出嵌宝戒指给春秀套上，说，老爷跟我说了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你。老爷答应城里的米行由我俩经营，流动资金给了三千元归我俩所有。关照孩子暂且姓刘，待吕夫人百年之后改姓为吕。

想说谢谢觉得见外，毕竟有夫妻名份，只好嗯了一声。两人说闲话，守了一夜花烛。第二天闹新房，看戏，累得精疲力尽，至夜昏昏欲睡。晚饭后进洞房，春秀帮老爷脱衣服那样，帮铭达脱了红袄呢裤，铭达不好意思解她的纽扣，最后春秀只好自己脱了衣服，钻了被窝。铭达不钻她的被窝，掀了一条被头独自睡了。昏昏沉沉睡不着，于是在被头里擦枪，擦啊擦，反复擦，擦得滑润如涂了油，听见哭泣声，赶忙

放下防身的勃郎宁，安慰：你是老爷的人，等于是我的母亲，儿子跟母亲睡，成什么体统？把你当母亲还是当妻子？从今不跟老爷睡，把你当妻子，否则，仍是我的母亲。春秀说，老爷答应我不跟他睡，他不贪色，只是要孩子，所以把凤凤睡了，秋香睡了，把我也睡了，一塌刮子睡了，像东洋人扫荡，他怕断种，怕在重庆读书的孩子有个三长两短。我从今以后是你的人了，决不跟他睡。铭达，你要可怜我，作丫头的没办法。

捅破了窗户纸，铭达一身轻松，他笑着说，正如老爷叫我跟你结婚，我也不能拒绝。当夜效鱼水之欢，春秀昏了头，不自觉举起两只脚，叫了声云龙，铭达精神恍惚，由着性儿，不知睡了妻子，还是玩了继母。

进红旗机械厂，苦兰填过表格，表格是一同进厂的插青赵德德顺便送到砂轮车间的，他后来是仓库小组长。他说：要习惯填表格，不要以为这是叫你主动坦白交代，叫你填，你能不填！活到现在我至少填了三张。表格里面有一栏目，问婚姻状况。已婚、离婚、未婚，苦兰脑海里打转，想问同小组的马会芳怎么填，等于告诉人家隐私，忍住了。此表格若是填前两条，就要交代丈夫或前夫的状况，便填了未婚，这样留儿填不进表格，成了名副其实的私生子，独生子女费轮不到享受。

工会老姚不知从哪儿听到她有个猪八戒投胎的私生子，前来问讯。苦兰不说话，不承认也不否认，不说猪八戒哪儿来的。老姚不气馁，很关心猪八戒的来源，来得反而勤了，不过边谈猪八戒，边暗示想培养她，培养她做工会干事，负责出墙报，只是因为孙主席未退休挡他的道，作为副主席尚无权作主。马会芳背后说，苦兰不知啥魅力，要么容貌好，有气质，害得色鬼魂不守舍，干部下基层，不怕噪音，吃灰尘。食堂吃饭，老姚给苦兰看过他年轻时的军人照，脸上无小胡子，无疤痕，鼻头也不大，苦兰仍一阵恶心，不过未露声色。

有两件事忘了说。苦兰抽调回城，同学伟利找过她一次，说成了家，问当年与其疏远的原因，被她三言两语打发了。说几尺花布还在我这儿，伟利说算

了，眼神恋恋不舍，苦兰明白他意思，若无其事。另外，四丈湾报户口时，承认留儿为私生子。户籍警没话说，照旧登记，不过那眼神显得挺悲悯，还有好奇心。苦兰要求改姓为吕，户籍警没问究竟同意了，问小孩要否改，苦兰说不改。回家跟娘说了改姓的事，春秀变色，要紧看户口本，问，什么意思？苦兰回答，你自己知道，我是吕家大小姐。

金根每月上城，第一个星期天在总马桥等苦兰。小划子船来，停在西高木桥，有时南岸，有时北岸。跟苦兰去人民公园玩，陪她去兴福寺烧香。苦兰在弥勒佛前喃喃自语。金根想问祷告内容，是不是白头偕老。苦兰笑而不答。朝如来磕头，金根跟着跪下，苦兰站起来，说你先磕头，我跟菩萨有话说。蛮伤自尊心，丧气说，我跟云娣分开你才称心。苦兰哈哈笑了，说，不要自作多情，跟云娣睡不睡关我啥事，有气力才挑河泥。吕家村挑了，又赶到王家宅基，评你劳动模范。我不想跟谁结婚，只想生个孩子延续吕家香火，你优先。为了生儿育女费尽心思，爸爸玩这个丫头，睡那个佣人，把你妈也睡了，可结果一无所有，儿子不知下落，女儿人不人鬼不鬼的，连个正经丈夫都没有，暗地里给人家做小。金根面皮红了，眼睛出火嚷，我不相信。真的睡了，我妈也是喜儿，你爸是黄世仁。我睡他的女儿，一报还一报。苦兰插嘴：我才是喜儿，被黄世仁强奸了，当然不是你。金根蛮震惊，握住她的手，缓和语气道，我没想到你受到这么大的伤害，怪不得你投河……你有孝心，但有了留儿，就没生小孩的机会，计划生育严得很，生第二个流产打胎，哪怕我跟你结婚也不能生小孩，我直说，吕家绝后是肯定的了。假使不甘心，只有跟未生

育的男人成家，才能生小孩，姓可能跟随男家，又是一场空。

晚上，金根把苦兰带上船，安全起见，将船停在西高木桥桥墩旁，离岸一丈远。苦兰难得滋润蛮投入，半个钟头才高潮，下半夜主动示爱，又一次高潮，但不敢呻吟，第一次事后还哭。金根以为后悔，主动说如果想嫁人，决不阻挡可以分手。哭哭啼啼，玩了也不开心，像强奸。吕先生睡我的妈，难道我妈也这么哭吗？我妈肯定开开心心给吕先生玩。是的，我睡了你，但你也睡了我，无所谓吃亏便宜，睡来睡去而已，人生如梦，何必当真！我不想睡别人，只想睡你，肯定有啥原因。说实话，假使不让睡，哪儿睡得到你？你肯定喜欢跟我睡，才跟我到船上，给花匠的儿子睡。金根说到这儿，苦兰不哭了，泪水却越发汹涌，紧紧抱住金根，说，女人的命，是给男人睡的，不是这个，就是那个，大小姐只好给你睡，给恩人睡，让花匠的儿子搨便宜。金根呵呵笑了，跟我睡了，还要占上风，大小姐的派头。叫她泯（吮）手指，泯中指，苦兰不懂啥意思，想拒绝，结果仍泯了，索然无趣，不知其中味。金根很享受的样子，说跟泯那个一个样，我叫云娣泯过。捧着苦兰的头一阵狂吻，还舔睫毛，咬耳垂。苦兰神魂飘荡，不想离开，当夜睡在小划子船上。

苦兰没法形容跟金根作爱的感受，说粗犷，并非黑旋风李逵，粗中有细，说细腻，让人腾云驾雾，突然两条腿又被他架上了肩。风格之变化，不知出于情绪还是投其所好。总是恰当好处启航，情至高潮抛锚。语调姿态忽高忽低，有时盛气凌人，似苦兰的主

子，有时仰人鼻息，苦兰皇后似的。与其作爱，肉体疲劳，精神舒畅，一夜睡到大天亮。

小划子来得越发勤了，有几次离红旗机械厂不远的地方等她下班。船停在西高木桥难得航行，像现在的违章建筑。晚上有闲汉偷窥，联防队员电筒乱照，金根装聋作哑不理睬挑衅。为睡个安稳觉，避开乱窜的联防队员，将小划子泊在总马桥或丰乐桥桥下。或转移地点，划两里路，停在甸桥旁。

郊区进货，转手南门坛上贩卖，不必回塘市。开销省了，收入多了，离你也近，心里有个安慰。金根说，衣裳脏，河里洗，身子臭，去澡堂。不管喜不喜欢我，有无变心，仍在痴痴的等，哪怕没有相约也在痴痴的等。昨夜在你家对岸，看你楼上的灯光，到11点还亮着，苦兰，你在做啥？看书，跟娘说闲话？担心你娘看见，在阴影地方看，抽了几支烟。像八仙过海那样踏水过河，就能将你抱进我的怀抱。离开你便想你，算错帐，秤错斤量，像发神经，总担心把我抛弃。山盟海誓没用，一颗心无着落，像小划子在芦苇荡飘荡。为啥刚睡了你还想着你，这是不是花痴？为啥距离远了，心却靠得近了。真后悔去了王家宅基，丢了你，让你伤心。否则，我也借光，户口可以跟你到城里，做城里人，名正言顺跟你成家。金根说到这儿，苦兰笑了，说，我不认为你无情无义，你是多情种子，也是救命恩人，就算我对你苛求，认为你不入流，一个乡巴佬，父亲在天之灵对你一定满意。听了这席话，金根说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我要一直跟你睡觉，我最担心纠缠惹你生气，破坏你今后的婚姻。苦兰说，今生不会嫁人，只有你一个男人。

苦兰想把金根领进家里，睡个安稳觉，至少让小划子停在屋后有个照应，想起娘的脾气，还有她以前跟发奎的那些事，再加上捅了她的隐私，家里没地方住便忍住了。

昨夜小楼又东风，晚来幽梦忽还乡。小划子来四丈湾接苦兰上船。月光轻洒大地，波光闪烁船头。肩披长发，风姿绰约，如仙女下凡，嫦娥登舟。风吹杨柳，菜花金黄，过甸桥，沿山前河，一路航行。金根划桨唱乡村小调，小姐胸口两只奶欧，郎君摸着不睡觉欧，魂颠倒欧……转眼过程家桥，至拂水桥，在大樟树下停泊，“奶茶”后睡觉。睡就睡呗，又贼勿空手，加剧了上下震荡的幅度，还横躺着做各种姿势。仙女神采飞扬，咕咕笑道，晓得你这些贼本领，能不能正经点！说完，船翻了，船肚朝天，像股市熔断，行灶铺盖随之沉于水底。金根水下摸索，如韭菜逢低吸纳，又像炳叔寻找归园居的金银细软，摸住苦兰的一条玉腿。又哭又笑，揪金根头发，骂湖圩强盗。然后，重整旗鼓，收拾残局，穿阳澄湖，乘风破浪至归园居。吕先生开正门，由铭达相陪，走往龙泾河，迎接远道而来的女儿女婿。秋香春秀两个丫头白天打着红灯笼引路。吃了碗小汤圆，一盏人参汤，去佛堂拜见吕太太。吕太太要紧念经敲木鱼，拒绝红尘烟火，不予理睬。接下来甩石锁，举石担，打了一套红石村船拳，用勃郎宁手枪打空中飞鸟，表演给公主驸马看。又领着她俩欣赏樱桃园、草荡园两处世外桃源。两位园主，一位当代陶潜，一位盖世林冲。文韬武略，五彩缤纷。吕先生喜气洋洋，不知时间东流水。又去不远处的芦荡村看了一块荒地，那儿埋着某组织清洗留下的 12 具尸骨。吕先生老泪纵横，不觉伤心防肠断。累了，望月亭小坐，抱着女儿坐于膝盖，

说：好不容易生个千金被糟蹋，难道老天要吕家绝后？吕家繁荣昌盛，行善积德，历经明清民国四百年，从此凋零，归于虚无。老泪纵横，对着天空大叫：还我石狮子！

苦兰说破娘的底细，春秀三天沉着脸不跟女儿说话，女儿搭讪，装聋作哑。边扎鞋底边打耳光，说老脸叫我往哪儿放。没命的洗衣服，把箱橱里的衣服洗了一遍，连同苦兰的衣服。不过留儿的床铺及衣服没有动。还用菜刀铲青砖地上的污垢，用扫帚扫，用拖把拖。半导体收音机不用了。除了抽烟，喝起了酒。一个人在水栈喃喃自语，自己养私囚，说我跟父子俩睡。说的没错，可我要脸啊！哪个女儿这么说娘的！一直有意遗忘，心里不承认。我成了什么人，给老子玩，让儿子睡。有一天半夜，泪流满面说，丫头的命，轮不到女儿嘲笑，大小姐，你醒醒，不要装睡，我是你的娘！你是蚊子，叮了我一口，吸了我一肚皮血飞走了，你的舌头，杀人的刀！好狠心！像你的爷，不听话，只因为去田里挑马兰头，没帮他磨墨，当着吕太太面叫我跪。像煞有介事，叫拿鞭子，秋香不动，骂秋香。跟我睡觉不是疼我，只是问那个来了吗，来了是公主，不来是丫头，把我当老猪婆！白天一副面孔，夜里一副面孔，教我舔，伏在我身上睡，把我当肉沙发。不如铭达，铭达当我宝贝，自己脱衣服，夜夜钻我被窝。上海回家，带布料，带饼干，不陪老爷打麻将，要紧进房陪我说话，说我是阶级姐妹，我不懂啥意思。肚皮大，头昏，抱着我上楼。让我当家，任我花钱，从不去窑子玩。先生上城住旅馆，担心我为难还叫我去陪。我要脸怎么能去啊，让

炳叔笑话。铭达说，想去就去，我不怪你。我说，死也不去，再去，我俩还是夫妻吗？

苦兰见母亲失态，晓得错了，赶紧道歉：说出来就后悔，你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永远是我娘。春秀说，固然是我的女儿，我也是你家的丫头，我答应云龙照顾你，把你当大小姐服侍，从出生到今天，你吃穿不愁，插队，哪一天口袋没十块八块的，都是我用血汗喂养你。我对得起云龙，对得起你！我只欠铭达的情。铭达对我说，我们夫妻俩其实是大小姐的佣人，我俩为她而活着。大小姐负心，养老送终的都没有！我们要不要生个孩子？我说，等苦兰长到五周岁再说，那一年铭达抓走了。

春秀买了小床，铺在楼上的街窗之下。苦兰问为啥，她说图清静，省得脏了大小姐。苦兰上楼，她不听越剧评弹闷头睡。女儿起床，用铜面盆盛热水，挤好牙膏，端到床横头，请大小姐漱嘴揩面。眼看娘疯疯癫癫，苦兰再次认错：我错了，女儿不该揭娘的短。我不是大小姐，我是娘的女儿。你不再原谅，我下跪。春秀说，那么就算了。娘苦啊，没有男人！你看不起，娘只有寻死一条路！

留儿还是老样子，左眼的青记似乎比以前大了点。平时闷声不响，不跟人说话。饭量比以前大，半夜还要扒冷饭。不叫好婆，跟苦兰哼一声，讨零用钱，缴学杂费时，才叫一声妈。常在屋后望着河水发呆。有时没命的在砖地上做俯卧撑，再拉着悬在梁上的吊环做引体向上，收腹肌练直角。外婆母亲吃饭从不等着他，待他回家上桌，只剩残菜剩饭，连汤夹水

填肚子。曾掀翻饭桌，嚷吃的是猪狗食，一阵风出门，三天后回来，不知住哪儿，吃什么。母子俩若无其事。上小学三年级，曾夺女生的棒冰，还偷过男同学铅笔盒里的两块钱。

金根小划子船的营生一直做到 1983 年，后来有机会进塘市水泥厂，做了水泥推销员，西高木桥才失去他的踪迹。销售生意好，金根今非昔比，头上涂油，西装革履，皮鞋贼亮，抱着塑料黑皮包奔波于城乡各地。生意大了，有时间，有钱住旅馆了，也可以在四丈湾进出，叫春秀一声妈。苦兰明白母亲的势利，看见有钱人，送来吃的穿的，腰板就软，不由自主拍马屁，也明白以前她反感金根的原因：是凤凤的儿子，而凤凤跟她争风吃醋，吵过一架，有过节。肚里有了，有秋香助威，占了上风。凤凤年龄大不争气失了宠，由父亲作主嫁给兴旺，搬离吕家花园，才少了一根眼中钉。

苦兰第一次进宾馆，是金根领进去的。进门说，五星级，仿佛熟门熟路老客户。苦兰不会关门保险，不懂使用冷热水龙头，电器开关找不到，由金根辅导，并调节好热水，服侍洗澡。给她涂了润肤露，身上滑腻腻的像鱼鳃，乳房那儿摩挲很久，还搔胳肢窝，弄得苦兰心痒痒的，面红耳赤，跟他洗了鸳鸯浴。

退房前，金根用床单擦皮鞋，给苦兰喝住。金根不解，苦兰说，床单不是擦鞋布，到城里像个城里人。挖鼻孔，当着人吐痰，剔牙缝，这种毛病要改。否则穿了西装仍是只猢猻。脚洗洗干净，手指甲剪剪

齐，刷牙齿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金根见苦兰神色严厉，软了下来，低声说，大小姐，凶，像姆妈，都听你的，好了吧。

1984年5月，一纸平反通知书送至四丈湾，徐铭达反革命分子身份查无实据，无罪，恢复名誉，国家赔偿5000元。1985年8月，徐铭达身份确证为革命烈士，获得国家奖励三万元。有关部门说，其中两万元特批，表彰生前卓越贡献。苦兰由砂轮车间调到技术室资料室，整理图纸档案。随后当选为县政协委员。老姚主动做入党介绍，被苦兰婉拒，民主党派也想拉她入伙。不久分配两间旧屋。地处菜园弄，二楼，有自来水，无卫生设备。由她一人居住，留儿仍住四丈湾。有了这两间屋，苦兰跟金根多了处团圆场所。

春秀起先叫女儿找个相好的，不要结婚，后来认为露水夫妻非长久之计，于是跟女儿絮叨，希望女儿有个婆家，晚年有个依靠。女儿嘴说没意见，与金根来往依旧，春秀无可奈何。说实话，除了金根，苦兰活到现在没见一个入眼的，实在叫她选择，要么城郊翁家庄那个小名叫铁匠的藏书家，还有本厂那个叫赵德德的，说话蛮深刻，善解人意。可惜他俩都已成家。

发奎听到春秀丈夫平反的消息，上门祝贺。春秀无奈，给了50元，不走，加了50。去乡下，给了炳叔200。

铭达乃革命烈士，春秀不敢相信。丈夫是白面书生，携带手枪，收账押送米船，帮吕先生跑上海，办些她不知道的事务，从没看见他捐枪使棒打日本鬼子。现恢复名誉，获得巨额赔偿，心情由此好转。把跟铭达的事都跟女儿说了，比如新婚之夜，她与铭达的尴尬。

苦兰对娘说，铭达其实是我哥哥，现在只得将错就错称他为父亲。假使我坚称是吕云龙女儿，便是汉奸恶霸地主的家属。前几天塔后小学，请烈士家属诉说革命家史，也请了我。轮到我上场，大礼堂鸦雀无声，小学生盯着我脸，先有点紧张，后来说顺了嘴，越说越起劲，把《红岩》里的情节用上了，讲了半个钟头，说着说着，铭达真的成了我父亲。爸爸说，孩子，安心吃奶，你是我的接班人，爸爸提驳壳枪上战场杀敌，不成功便成仁，甘洒热血为中华，说到这儿，我的泪水流下来了。台下的小学生跟着我哭，把铭达也当作爸爸。担心人家说胡编乱造，说话开头，我大多加上听你说。我说爸爸是烈士，可是直到走下讲台，也没说爸爸是谁抓走他的，他是怎么死的，事实上，我和你都不知道。

校长教师都说苦兰比曲啸讲的好，说曲啸装腔作势，说着说着官话套语搬出来了，像政工干部。苦兰的细节丰富新颖，说到新婚之夜，烈士不急于跟新娘团圆，仍在被窝里擦枪，保持革命警惕，时时不忘战斗，让他们大开眼界。专家分析，21世纪的进洞房，花烛之夜抄党章，这类事迹，可能从中蜕化而来，这可能是经典情节的源头。这次讲演，苦兰说爸

爸进洞房，看《早春二月》是一败笔，若改成学习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论持久战》效果会更好。

有了这笔钱，春秀将楼房进行整修。油漆门窗，加固楼梯，墙壁修补，刷石灰水。整修期间，一步不离，担心匠人偷啥东西似的。此外，买了一台 12 寸金星黑白电视机，给女儿买了一辆凤凰女式跑车，和一只上海牌手表。多下来的钱，给了苦兰一万块。

进资料室工作，老姚经常来，苦兰没有好脸色，他就跟苦兰的同事瑞玉搭讪。见厂长常去资料室，尴尬无趣，来得稀了。厂长姓唐，原是商业局局长，有了经济问题，记大过处分，才调到红旗机械厂当厂长。业务不精，喜欢将科室干部调来调去，像毛主席八大军区调动，且以为光凭吃喝送礼便能揽到业务。因此常叫苦兰瑞玉出场陪酒，招待客户。苦兰不喜应酬，不做花瓶，不陪笑，不凑趣，不主动倒酒陪酒，一副大小姐的派头。唐厂长蛮失望，又不敢得罪，毕竟烈属，背后说，木头人，空心大老倌，不中看不中吃，就此淡了，叫瑞玉出场，苦兰乐得清静。

期间马会芳给苦兰做介绍，对方姓薛，名玉，比苦兰大两岁，是干部子弟，文化部门工作，查非法出版物的。其父乃渡江干部，《共产党宣言》滚瓜烂熟，信奉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、“化悲痛为力量”，家中挂马克思肖像。小马说他老婆车祸死了，死了一年，人不错，家境不错。苦兰不好意思拒绝，说那么去看看。

约定见面的晚上，刚巧金根来。苦兰将此事跟他说了，说怎么怎么好，有钱，年轻，神气，能背唐诗30首，还会讲演游泳唱歌打乒乓，说不定升科长。介绍人说，不能说千里挑一，百里挑一没问题。他是共产党员，你是政协委员，天生一对。跟你时间长了，腻了，又是乡下人，到了前门迎新后门送旧的时候了。金根说，那么你去看看，觉得好，睡在那儿，不要回家，我守空房。拖油瓶算我的，嫁妆我负责，让你漂漂亮亮出嫁。苦兰笑道，说话算数啊。

薛玉相貌不错，口才也好，就家庭摆设而言，经济比较宽裕，假使非要指出啥缺陷，要么没有小划子船。其女儿大了，读高中，挺文静，叫了声阿姨，进房间做作业。显然苦兰进门是个现成的继母。

进门时，薛玉在读《邓小平文选》，小马后来说，在准备讲演，准备得高分获大奖。还说，哪怕没有督促，没有记分，也坚持天天阅读，已养成惯性。读春秋，翻论语，看邓选，瞌睡来了，睡一会，醒来照着灯光继续读，不是和尚念三官经，篇篇读进心里，溶入血液。

望子成龙，父亲及时抽查儿子学习状况，考核，记分，读1篇记1分，写1篇读书心得记3分，看中央台视频5分钟，加1分，还出试卷，分两种：智能答题，2分1组、每周一答，6分1组。且暗地吩咐孙女监督，搞得薛玉不知自己真的喜欢读书，还是为了积分获奖硬着头皮翻书，做了渡河干部的儿子没办法。渡江干部说，你不做我儿子，什么都不是，我还要年审、年终考核，看你有没有达标，配不配做我的

儿子。头里昏昏沉沉，讨老婆的心也淡了，仍天天硬撑着读邓选，写心得，看视频，研究摸着石头过河，还是找块石头抱着过河，中饭夜饭分不清，刚大便，又上厕所脱裤子。

茶没吃淡，聊了半小时告辞。小马跟薛玉说了几句追上她，推车回家。小马说，男方满意，愿意再见面谈谈，问你看法如何？苦兰说，再说吧，你没说他有拖油瓶。小马答，你不是也有拖油瓶，两个拖油瓶一对宝贝，说不定也能配一对。要求不要太高，过日脚而已。苦兰说，我的拖油瓶豁嘴，左眼有青记，配不上她女儿。小马说，随缘。沉默一会说，对方有个条件，即便聊得来，也要试婚再决定是否领结婚证。苦兰笑笑说，这种要求没听说过，是《共产党宣言》指教的吗？不知有谁愿意试婚，他是不是质检科科长，产品质量由他说了算。小马说，不勉强，婚姻是终身大事，我也觉得该条件苛刻，像不平等条约，没领结婚证，怎么能先上床睡觉呢？

回家说了，金根大笑道，他试不如我试，我才是质检科科长，打包票，你是信得过产品，试了一次就晓得，还想试第二次。苦兰笑道，以前富人的喜儿被穷人的黄世仁强奸，现在又要被干部子弟考核，由他决定及不及格，第一次睡免费。你不要嘻皮笑脸的，谁让你试啦？你是趁人之危打劫，是贫下中农的铁杆，专门打劫大地主、小地主家的小姐。金根说，打劫，沙四龙责无旁贷。带你进芦苇荡，看芦花放，闻稻谷香，让你翻身得解放，不能眼看我的一半受黄世仁欺负，葬身龙泾河！说完，抱住苦兰床上滚作一团。

砂轮组长庆姐在食堂里碰到苦兰，悄悄说，小马跟他是同学，也是攀头（情人），自己有男人，不能嫁给他，拿你去搪塞，堵枪眼。

1991年，留儿20岁时，尽管学习成绩一塌糊涂，留了两次级，中专技工学校毕业后，仍进了一家国营企业做电工，因路途较远，只好住厂职工宿舍。苦兰如释重负。

决定跟他摊底牌。把前因后果说了。明确告诉他，其实不该出生，至少不该从她这儿出生。对他没感情，跟他脱离母子关系，互不来往。对他说，若有冤屈，向你父亲倾诉，若有仇恨，向你老子报复，他本该下地狱，让人一刀割了喉咙。苦兰说了一通，意

思：将她宝贵的性资源一次性消费，临走还朝她的饭碗吐了一口痰。苦兰最后说，上嘴唇有疤痕，腿短，大鼻头，县工纠队员，很容易找到。留儿哭丧着脸，说，姆妈，你就为此事抛弃我？叫我今后怎么办？苦兰说，是的，你好自为之，我管不了许多。为了你，牺牲一生幸福，没啥对不起你，你是我的苦难，我的祸害。给了一千元，又把菜园弄住房的钥匙给了他。

苦兰回到四丈湾，告诉娘，跟留儿一刀两断的经过，还告诉她怀孕的原因。娘说，到现在才跟我说。做得对，云龙宁愿断子绝孙，也不需要强奸犯的子孙延续他的血脉，让老天给强奸犯一个好看。

苦兰跟娘住在一起。春秀身体不佳，不像以前硬朗，水栈提水吃力，晚上早睡，又睡不着，叫女儿捏肩捶背，陪她说闲话。医院检查肺叶有阴影，有高血压，还说子宫有肌瘤，反正一身病。春秀说，老机器怎么会没毛病？置之不理，只是服降压片。担心睡到半夜不醒，把家底都告诉女儿。存款死期一万五千，活期三千，梳妆台抽屉里有现金一千。说，都是铭达用命换来的钱，舍不得花，花这个钱，等于要他的命。又拿出一只红匣，将嵌宝祖母绿戒指交给女儿，说铭达的定情物，吕先生关照日后传给他的子女。春秀说，有几只戒指，几十只银洋变了钱买了粮食，才度过 1960 年。铭达的手枪扔进了屋后的河里。叫女儿好好搜索楼上楼下每个角落，总有一天能找到财宝。苦兰说，繁华如云烟，富贵似麦屑。楼造了，塌了，家败了，子孙没了，要财宝何用？吕家完了，今后上坟的也没了！这个嵌宝戒指迟早是明华的，不要

让小地主以为吕家吃黑了他的银洋，坏了我爸名声。春秀听不懂女儿的话，怔怔的看着她。

一天，金根请春秀苦兰去饭店吃了一顿。席间，金根酒量收敛，说，决不再出现烂醉如泥的状态，还说香烟也要戒。告诉母女俩，供销科长老陈承包塘市水泥厂，原厂长调任公社党委副书记，他现在升职为供销科长。陈厂答应，他有肉吃，我跟着吃肉。金根倒了点黄酒，敬春秀，郑重其事叫了声姆妈，春秀答应了。苦兰调笑，吕科长，我成了名副其实的那个了。金根正色道，我没跟其他人领过结婚证，你一直是我的妻子。娘是我永远的娘，请勿捣浆糊。

当夜金根睡在四丈湾，睡在靠近街窗的小床上，春秀跟女儿睡在一起。黑暗中，三人聊了半夜。金根说，楼下面积大，我请匠人砌卫生间，不用倒马桶，洗澡也方便。年底分红，凑点钱，买套房，让妈安度晚年。又说，小床比小划子船好，睡在上面，落忽（熟睡）。

星期天，天高气爽，风和日丽。山茶花绽放，迎春花盛开，油菜花一片金黄。三花灿烂，一路烂漫。金根携苦兰去兴福寺吃茶。苦兰长发披肩，亭亭玉立，套嵌宝戒指，穿紫色薄型羊毛衫，系五彩丝巾，牛仔裤，休闲鞋，挽金根胳膊进兴福寺。走到弥勒佛处，苦兰喃喃祷告，金根亦默默祷告。进大雄宝殿时，金根退后，以免上次的难堪，苦兰转身笑了，拉住他的手，双双一起跪蒲团，膜拜三世如来。眼睛湿了，生怕苦兰看见，用袖子擦。

经石舫，走竹林，曲径通幽，禅房花木深，四周无人亲苦兰。苦兰说，香，吃了口香糖，还是抹了雪花膏？沙四龙。金根呵呵笑，说，随你说，大小姐。头发有点凌乱，从提包里拿出牛角小木梳给他梳了几下。金根脸上的表情，像当年扑在她怀里吸奶水。嘻皮笑脸说了声“嫩受我来（你爱我。来，语气词。）”，苦兰笑着说，“嫩多情来（嫩，你。有调侃味。）”。绕了寺庙一圈，去了茶室，落座于空心潭旁的树底下，苦兰携带的播放机轻轻播放邓丽君歌曲——《雪中莲》。

雪花飘，飘起了多少爱恋
雪花飞，飞起了多少情缘
莲花开在雪中间
.....

喝了口茶，仔细端详自己的丈夫，自己的恩人，想寻找他的魅惑之处，问自己：为什么宠爱娇惯他这么多年，不厌倦？金根觉察了什么，说，大小姐，你眼神刁钻促狭，在打量动物园里的猢猻，还是熊猫？说到这儿，拿出一只金戒指递给苦兰，说，物归原主。看了一眼，还是以前那只戒指，那么沉静，那么沧桑。苦兰说，不能算物归原主，只能说借花献佛。金根道，我也不会拍马屁，大小姐，你教我。冷不丁加了句：其实解恨很容易，名字住址都弄清楚了，我可以制造无头案。苦兰没有接茬。隔了一会，金根问：你在笑咪陀（弥勒佛）面前许的什么愿，能写在纸上给我看吗？我也写纸上，对照一下，看看我是否你肚里蛔虫。苦兰说好的。金根拿出钢笔日记本，撕了两张纸，一张递给苦兰，一张留着自己写。写后两

人相视，交换看，苦兰写的是“患难与共”，金根写的是“白头到老”。

（完）

陆文写作于 2019.2.24——2019.3.22